

事言要玄

廿三

樂器	冠禮	禮樂
嘯	婚禮	朝儀
射	喪禮	祭禮
御	葬禮	郊社
書	樂統	宗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0
冊數	21	(4)
函號	367	35

人集
十一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禮樂

考索按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廷有典制可酌

而求者漢有叔孫通創朝儀十三篇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

舒蕭奮孟卿后蒼聞人通夏侯敬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後

漢有曹玄曹褒受詔於南宮東觀集作百五鄭興鄭衆賈逵許

謹杜子春馬融鄭玄衛宏何休盧植蔡邕新汲令王隆撰漢官

漢官儀魏有王粲衛覲高堂隆蔣濟王肅秦靜劉表劉紹盧毓

陳群魚豢王沈蜀有譙周蔣琬孟光許慈吳有來敏丁孚晉有

鄭冲荀顗晉文帝命荀顗因魏世前事撰新陳壽孫盛羊祐杜

元凱衛瑾庾峻袁淮賀循任愷陳銓孔備劉達摯虞東晉傳咸

鄒湛蔡謨孔衍庾亮范宣范汪徐邈范甯刁協荀崧卞壺葛洪

人集卷十一

子

王彪之司馬彪于寶徐廣謝沈王褒何琦虞喜應正宋有徐羨
 之傅亮臧壽徐廣裴松之何承天顏延之雷次宗徐爰庾蔚之
 崔凱孔智齊有王儉何職王僧紹劉獻王遠梁有司馬景陸璉
 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徐勉顧協朱吳嚴植之賀瑒崔靈恩
 皇侃陶洪景司馬憲丘季賓陳有謝嶠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閎
 王肅北齊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循伯後周有蘇綽盧辨宇文弼
 隋有牛宏隋開皇二年命牛宏脩五禮辛彥之許善心唐有孔穎達褚亮虞
 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房玄齡魏證太宗時令中書房玄
齡魏徵為貞觀禮高宗詔長孫無忌杜正倫等增為顯慶禮玄
宗詔集賢學士徐堅李銳蕭嵩王仲丘為大唐開元禮憲宗時
帝公肅損益為元和禮閣新儀正元中王涇為郊祀
錄王彥威為曲臺新禮又采元和以來為續曲臺禮許敬宗楊
 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圜師常

琨范履冰裴守真孔志約蕭楚材孫自寬王方慶賀紀賈大隱
 常萬石常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惲
 唐紹王巖張說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丘孔元義賈魯韓抱秦
 盧履冰王汪常公肅王彥威田同秀康子元候行果史玄燦李
 行備馮宗陳正節賀知章元行冲常緇等或歷代傳習或因時
 制作粗舉其名氏列于此矣宋建隆博士聶宗義上重修三禮
 圖四年命中丞劉温叟盧多遜等損益開寶通禮太宗雍熙邢
 昺有分門禮選真宗天禧丁謂等撰封禪記仁宗時王暉上禮
 閣新編景祐四年定為太常新禮至嘉祐陸年命姚闢蘇洵同
 纂太常因革禮哲宗元祐陸佃為禮象其時陳祥道亦為禮書
 宋之議禮此其著也學士李淑修閣門儀制樞密鄭居中等有
政和五禮新議朱熹張栻集司馬光程頤

張載呂大鈞為四家禮範朱又有文公家禮呂大臨有考古圖黃伯思長脣有傳古圖說王楚有宣和傳古圖

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公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治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祀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經解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

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所以隆之也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左傳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屈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姬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姊親而先姑也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月其五行氣為五味燠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三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捨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
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六韜太公對文王曰禮者治之粉澤也

荀子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
之本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
是謂之太隆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有方之士

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下堂則趨愛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孔
子問晏子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也今君之授
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焉

史記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
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事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

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
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揔一海內而整齊民也

凡禮始夫脫成乎文終於稅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
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
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内外表裡並行而雜禮之
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騫
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
於是中焉房星周浹直曲得其次序聖人也

漢書六經之道同歸於禮樂之用為急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
修外而為異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
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象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莞

絃蓋嘉其故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

晉志張六星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翼二十三星天之

樂府俳倡星明大禮樂興

朝儀

山堂考索明堂之制或以為一殿公玉帶之言

或以為五室考工或以為九室十二堂大戴禮張衡東都賦或以為十

二室呂氏春秋或以為四堂十二室明堂月令其堂室之不同如此或謂

之天府神農或謂之合室又曰崑崙黃帝或謂之五府堯又曰衢室

堯又曰總章舜或謂之世室夏或謂之重屋應劭又云商曰楊館或謂之

明堂周其名之不同如此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

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

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

太廟享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袁准正論明堂宗廟太學

各有所為而儒者合為一體失之遠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

度以筵廣狹之不同或以為在宮中顏師古說蓋得之於路寢與或以為郭

內宇文或以為在近郊三十里明堂月令地之不同或祭上帝黃帝或

祭五帝唐虞或祭太乙武帝時以上所祭之不同 且明堂之

制於以朝群后而致其義養三老而致其仁頒月令以奉天時

聽政考言以修人治適其時也又孰曰不可者乎既曰可矣則

重屋總章不必徇其名之詭土階茅茨不必從其制之陋至若

八闔以象乎八卦九室而象乎九州上圓而法乎乾下方以體

乎坤十二宮以應歲之辰七十二牖以應氣之候者無為詭異

不經也淳于登曰八窓四闔呂氏春秋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

三茅白虎通又以為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象以八

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
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

石林燕語唐正衙日見群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閣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閣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閣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群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為中丞以為非禮請復朔望入閣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群臣不可罷朔望入閣可後遂以五日群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為入閣迄本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 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

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參官遂為定制本朝未定六參之制百官日俟朝於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抗聲倡前殿不坐及宰相便奏事畢即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復押亦百官以序自拜於陛下而出韓魏公為相在位久遂更亦押班王樂道為中丞力擊之以為不臣故司馬君實代樂道以辰時二刻前朝退則押班退則免遂以為例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荆公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下太常禮院詳定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韓忠彥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

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待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惟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宋太宗淳化二年十一月詔以來月朔日御文德殿入閣令楊徽之張洎與有司取舊圖校定儀注以聞云云洎又上奏按令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唐為大朝冬至設仗衛朝萬國在此殿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德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后妃太子諸王三公對四夷君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閣即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大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所謂入閣者蓋隻日御紫宸殿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契勘畢喚仗自東西門而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以文德正衙權為上閣甚非憲度也切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也為隻日常時聽斷之庭

大明會典一朝賀

元正旦冬至前一日尚寶司陳設御

座于奉天殿及寶案於御座之東設香案于丹陛之南教坊司設中和韶樂于殿內之東西北向其日侵清晨錦衣衛陳鹵簿儀仗於丹陛及丹墀之東西設朋扇於殿內東西列車駱步輦于丹墀東西相向鳴鞭四人左右北向教坊司陳大樂于丹陛

之東西相向儀禮司設同文玉帛案于丹陛之東金吾衛設護
衛官于殿內及丹陛之東西陳甲士于午門外奉天門外及丹
陛東西錦衣衛設將軍于奉天門外丹陛丹墀及奉天門列旗
幟于奉天門外東西典牧官陳仗馬犀象于文武樓南東西相
向欽天監設司晨郎報時位于內道東北立糾儀御史二人于
丹墀北東西相向內贊二人于殿內外贊二人于丹墀北東西
相向設傳制宣表等官位于殿內東西相向鼓初嚴文武官具
朝服齊班于午門外鼓次嚴引禮引百官由左右掖門入詣丹
墀東西北向立鼓三嚴執事官詣華蓋殿伺候內官跪奏

皇帝具袞冕陞座鍾聲止儀禮司官跪奏各執事官行禮贊五
拜禮畢贊供事執事官各就位儀禮司官跪奏請陞殿駕輿中

和韶樂奏聖安之曲尚寶官捧寶前行導駕官前導扇開簾捲
尚寶官置寶于案樂止鳴鞭報時鷄唱曉對贊唱排班班齊贊
禮贊鞠躬大樂作贊四拜平身樂止典儀唱進表大樂作給事
中二人詣同文案前導引序班舉案由東門入置殿中樂止內
贊唱宣表目宣表目官跪宣訖俯伏興唱宣表展表官取表宣
表官至簾前外贊唱衆官皆跪宣表訖內外皆唱俯伏興平身
序班即舉表案于殿東外贊唱衆官皆跪代致詞官跪于丹陛
中致詞云具官臣某茲遇正旦則云三陽開泰萬物咸新
冬至則云律應黃鍾日當長至恭惟
皇帝陛下膺乾納祐奉天永昌賀訖外贊唱衆官皆俯伏興樂
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傳制官詣御前跪奏傳制俯伏興由東
門簾東出至丹陛之東西向立稱有制贊禮唱跪百官皆跪宣

制正旦則云履端之慶與卿等共之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冬至則云履長之慶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贊禮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贊禮唱俯伏與平身樂止

五百卒

殿樂止引禮引百官以次出

洪武間定凡遇正旦冬至 聖誕之晨各處司府州縣官於公

廨齋沐各具公服行禮後改用朝服告天祝壽曰某衙門某官

臣某等荷國厚恩叨享祿位皆賴天生我君保民致治今茲正

旦冬至 聖旦 聖壽益增臣等下情無任欣躍感戴之至通典

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在臯門內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在路門內夏官司士掌之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視

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燕寢釋服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少司寇掌其政以致萬民而

詢馬諸侯三朝路寢為內朝中朝在路門外外朝在應門外諸侯社稷與中朝正相當故傳云間於兩社為公社輔者也

祭禮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國保邦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醑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五嶽以狸沉祭山林川澤以騶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

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

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

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帛各放其器之色

禮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

禮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

禮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

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豕曰剛鬣羊曰柔毛豚曰豮肥鷄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踈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牛曰一元大武橐魚曰商祭鮮魚曰胾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梁曰香其鹽曰鹹醴玉曰嘉玉幣曰量幣韭曰豐本

國語展禽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數者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山川社稷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

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

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尚書大傳周

祭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為言在也者在其道也

郊社禮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

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

象天地之性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社祭

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

始也

漢紀元鼎四年幸汾陰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五年十一月朔辛巳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朝日夕月注祠太乙也禮書曰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

以至壇有八觚廟有六采樂有五女車有鸞路駢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康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蠡起於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

唐書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以玄帝配武德正觀之制太享之外每歲立春季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

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亦然永徽二年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玄此義

惟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為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及說孝經郊祀郊后稷以配天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誤特深是以王肅群儒咸駁此義肅等皆以為郊即圓丘

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王肅難鄭注云按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則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易代而以五行為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

惟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惟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帝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玄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

宋志晉太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

宋史元豐元年正月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禮

文二月六日襄言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爲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爲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祇夫祀必以冬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合陰耦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以血祭狸沈鬻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不得不異也

元祐八年二月禮部尚書蘇軾言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祭上帝也望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臣以此知祀上帝則并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元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書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之所准漢故事爲圜丘壇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當躬親

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祀于園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之明驗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大禮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祀宗廟者四凡十五者皆天子親祭者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神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而兵衛甚簡國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天下服矣自秦漢以來非若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廟先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有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賜齋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園丘此何義

考索高禘之禮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自高辛氏有生契之祥故後王立高辛之祠以配高禘至漢武帝得太子立高禘之祠而枚臯實爲祝辭漢高禘之祠則立於城南而仲春實行其禮晉後從東晉之議以石爲主此祀高禘之禮也太乙之祠史記封禪書云天神貴者太乙

賈公彥周禮疏按爾雅此

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皞天上帝又名班太乙常居武帝時繆忌奏曰天神貴者太乙太乙佐曰五帝班固郊祀志云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大牢祠三乙而太乙實居其

一今其所謂十神太乙或曰君基太乙或曰臣基太乙或曰天遊太乙而惟太乙無別名昔為最尊其說不為無謂也武帝祠

于井泉得神馬於渥洼水中遂次以為太乙之歌玄宗時則以九宮貴神並祠之其禮始盛此祀太乙之禮也朝日之禮古禮

也禮曰王摺大圭執鎮圭纁籍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之外自武帝郊泰時而因以揖日故

朝日之禮遂見於行宮魏明帝朝日於東郊故朝日之禮又見於東郊柳宗元作為朝日之說豈非欲復古乎

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宋天禧議按禮從子至巳釋奠之禮大胥

曰春入學舍采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自唐正觀

釋奠于學而詔孔穎達講孝經而其禮復盛自正觀從房玄齡

朱子奢之議以孔子為先聖而其禮遂定梁天監八年皇太子禮請依東宮三會太子著絳深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杜佑詳載於通典之書豈非

欲復古乎籍田之禮周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宣王不

籍于畝則虢公諫漢文躬耕籍田以為天下先建始躬耕潘岳

作賦正觀籍田文本頌之此籍田之禮也然而月或用孟者蓋之說也月或用仲者蓋漢明帝唐開元所行之禮也社稷之禮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又曰

秋報社稷漢高起豐立枌榆社光武洛陽立太社稷唐於仲春

祭太社太稷而其禮為重開元之時升為大祀而其禮尤重此

社稷之禮也通典周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諸侯之士則以當方之士大夫以下各以地所宜木而立之禮神之

禮

子

禮

禮

禮

禮

玉皆用兩圭有邸其牲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大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祭之日王及尸皆服絺冕樂則大司樂云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酌以三獻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於是有所公社之名平帝以後稷配食官稷於是有所官社官稷之號後漢光武立大社稷於洛陽歲三祀而大社之名立

詩絲衣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不知何星漢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左氏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過則書雩用建巳之月乃陽亢之時陰氣難達故雩祀作焉過此而祀春秋所以譏耳書曰望於山川左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周典瑞曰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與山川異樂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

通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則望無上下神可知矣書曰禋于六宗月令孟冬祈年於天宗盧植云天宗六宗之神孔光等以為乾坤六子馬融以為天地四時張髦以為宗廟三昭三穆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按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鄭玄說此之為六宗亦明矣封禪

史記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能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

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
考索秦始皇平天下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
 徵齊魯儒生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
 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楷言其易遵也始皇
 聞此義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
 至巔立石頌德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
 四守之內莫不郡縣四屬八蠻咸來貢職人庶蕃息天祿永得
 刻石故號有金用石函金泥玉檢之事焉從陰道下禪梁甫其
 禮頗采泰祀之祝雍上帝所用封藏而皆秘之因不得而記焉
 南史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郎許懋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
 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
 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
 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安亦甚矣聖主不須封禪若凡
 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
 上而臣阿旨于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

文中子封禪之制非古也

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宗廟

祭義庶人祭于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

無田則薦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
 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
 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
 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懷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
 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
 之聲 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慶則
 存致愆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
 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

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考索古者聖王制禮取法天道以事其祖三年一閏天氣小備故三年一禘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五年一禘是故周制五年殷制一禘一禘禘者毀廟未毀廟皆是升合于太祖所謂合食于太祖也禘者惟及於毀廟而不及於親廟所以審禘其尊卑也馬融王肅則以為禘大而禘小鄭康成則以為禘大而禘小為融肅之說者曰孔子言禘自既灌而往禘禘大祭而獨舉禘則禘可知故於是而以禘為大為康成之說者曰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禘也禘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禘矣故於是而以禘為大鄭氏用高堂隆說則以為前三後二徐邈之說則以為前二後三駁鄭氏者曰三年而禘為月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駁徐氏者曰禘在禘前則是三年而禘禘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禘至唐用徐邈之說則以為二年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而置一禘禘禘由是一禘一禘在五年之間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

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則宗廟之

制止於七廟禮曰辨廟祧之昭穆則昭穆之位一定不易其來

久矣今以周制明之守祧八人皆燕姜姬之廟而為八焉則其為七廟也明矣自后稷以至昭王歷世無常而昭穆之位未嘗失辨而叙之又有小史之職則其為定位也又明矣至漢始有

原朝有郡國廟而東都則又有所謂四親廟故是制始不明於漢唐初有四廟正觀中從朱子奢虛太祖一室之議而廟以六室中宗增以七室開元則又增以九室是制又不明於唐學者能以是攷之則杜佑之說可無疑矣說者謂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周始為七廟杜佑通

與載商之三宗周之文武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祧也鄭康成惑小記之言而以文武不祧

之廟在七廟之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君臣同等尊卑不別劉歆論之

於漢韓愈論之於唐其言皆與肅同學者能以是攷之則鄭康

成之說於此可無疑矣小記云王者立四廟則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鄭玄注禮取之祭統

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武王之時文王

之廟為穆故雖至襄王歷十八君矣猶謂之穆劉歆曰孫居王

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代相同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

從王父其說皆同學者能以是攷之則或者之疑於是而無疑

矣或云昭穆遷移固無定位

釋名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寢所寢息也

筆談宗廟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

處奠也即主祔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獻則尸出于室坐

于戶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戶西謂之袞設袞于此左戶右牖

袞而坐上堂設位而亦東向者設用室中之禮也

之也

會典國朝天地太廟山川社稷諸神皆天子親祀國有大事

則遣官祭告若先農城隍旗纛馬祖五祀太厲京倉先賢功臣

合祀神祇皆遣官致祭而帝王陵寢及孔子廟則傳制特遣

郊壇國初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洪武二年以後俱奉仁祖淳皇帝西向配享而中都亦有南北丘之制十年春始定合祀之禮時天地壇大祀殿未成暫合祀于奉天殿至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大祀殿仁祖配享如前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二十一年又增修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為臺東西相向為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壇之外以次為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為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王諸壇三十二年以後郊壇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八年後巡幸北京多命皇太子代祀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每歲親祀如

儀而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並配享

世穆編年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曰太祖初年建圜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以分祀天地洪武十年感齊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始行合祀太宗遷都北京未暇建白禮樂百年後興詎不信哉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祖僖祖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至九年十月改建太廟用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衣冠於座而祀之始以功臣配享矣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而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祖制兆圜丘於南郊以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德祖配享以

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於太祀殿以法周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兆大明於東郊兆夜明於西郊以法朝日夕月之禮定太廟太禘之禮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尊親而不悖矣時蔡昂倫以訓姚涑歐陽德皆主合祀汪鉉程文德等八十二人大學士張璉等八十四人皆主分祀璉於是雜引五經諸史條折合祀之非名郊祀儀

事例洪武九年改建太廟其制前爲正殿後爲寢殿俱翼以兩廡寢殿九間以一間爲一室中一室奉安德祖帝后神主懿祖居東第一室熙祖居西第一室仁祖居東第二室主皆南向几席床榻衾褥揮篋篋筓帷幔器皿之屬皆如生事之儀及時享于正殿則設德祖帝后衣冠于神座屬中南向懿祖神座列于

左西向熙祖列于右東向仁祖列于懿祖之次西向又以親王配享于東壁功臣配享于西壁孟春擇上旬吉日孟夏孟秋孟冬用朔日歲暮用除日俱行合享之禮俱奏德廟之樂若別行特享禮奏各廟樂洪武三十一年以後奉安高廟神主於寢殿居西第二室南向正殿神座居熙祖之次東向北南京太廟之制及遷都北京建廟與南京同洪熙元年奉安文廟神主於寢殿居東第三室南向正殿神座則居仁祖之次西向至天順九廟已備弘治元年始復建祧廟於寢殿後奉藏懿祖神主及儀物於其中則熙祖寢廟神主奉遷于東第一室正殿神座奉遷于西向首位而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則憲廟祔廟神主於寢殿居西第四室正殿神座居于宣廟東向之次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左在熙祖之上行禘祭之禮

國朝以大廟時享未足展孝思之誠復于宮內建奉先殿朝夕

致敬朔望行禮時節獻新忌晨致祭其薦新品物正月韭菜斤四

生菜斤四齊菜斤四鷄子鴨子百二逐月供薦品物與南京奉先

殿同其薦子鮮笋梅子雪梨菱白橙子柑子荔枝至今猶

是南京太常寺預先附進太常寺收受送光祿寺供薦成化二

十二年九月上既即位十一月追上母妃紀氏尊謚曰孝穆慈

憲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附葬茂陵遂以羣臣議於宮中

別建奉慈殿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序薦新及六月二十八日

忌辰祭祀如奉先殿儀

洪武十年改建社稷壇于午門外之右同壇同壝壇上層方五

丈第二層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隨方築之先

是社主用石高五尺濶二尺上微尖立于社壇上半埋土中近

南向北稷不用主至是埋石主於稷壇之正中微露尖于外壝

垣四面開靈星門垣之色亦以四方色飾之臨祭時奉大社神

牌居東太稷神牌居西俱北向奉仁祖神牌配神西向至是始

罷勾龍后稷配位自奠帛至終獻皆同時行禮洪熙後始奉太

祖太宗同配

國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正殿七間祭太歲風雲雷雨五

嶽五鎮四海四瀆鍾山之神東西廡各十五間分祭京畿山川

春夏秋冬四月將及都城隍之神壇西南有先農壇壇東有旗

纛廟壇南有籍田一所今京師山川壇建於永樂中位置陳設

俱同惟正殿鍾山之右添祭天壽山之神

國初祭三皇廟用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享洪武六年始建歷

代帝王於欽天山之陽畧用同堂異室之制祭三皇元世祖凡

十六位皆開基創業有功德於民之主後擇古名臣三十七人

從祀兩廡皆用始終全節者每歲郊祀時既附祭歷代帝王秋

八月復擇日遣官祭于本廟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傳記闕也用修

日綿書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金氏為

氏之臣也若以綿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

鳥明金提軒轅氏之風后力牧亦綿書也

洪武元年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定以仲春仲秋二上丁日降

香遣官祭于國子學四年更定孔子釋奠祭器禮物各置高案

遵豆簋盥登劍悉磁器牲用熟十五年詔天下通祀孔子頒釋

儀二十六年頒大成樂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制造永樂八

年令天下文廟聖賢衣冠繪塑不合古制者悉改正正統元年

令刊印儒學從祀先賢名爵位次頒行天下永為遵守定祭丁

品物其不係出產者鹿兔以羊代榛棗以土產品果代景泰六

年以兩廡祭品儉薄從太常寺奏增豕四隻棗栗各五十斤黍

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及行南京國學一例增設成化二年追

封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為建寧伯蔡沈為崇安伯真德秀

為浦城伯十二年增樂舞為八佾遵豆各為十二弘治九年追

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從祀祝文維洪武某年歲次某月日皇帝

遣具官某致祭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

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

以交國復聖公邠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邠國亞聖公配尚饗
國家旗纛藏之內府每歲仲秋祭山川日遣旗手衛指揮祭于
山川壇內之旗纛廟又祭于教場以霜降日至歲暮享太廟又
祭于承天門外永樂後別有神旗之祭專祭雷火之神每月朔
望神機營提督官請祭于教場內

石林燕語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曆元年郊祀赦文
武官皆立廟然未嘗立為制度皇祐宋苕公為相乃始請下禮
官定議于是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又
潞公為平章事首請立廟于洛終無考據至和初知長安因得
唐杜佑舊廟于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為兩翼嘉祐
初遂倣為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
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別為外門置庖
廚于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安易公故事作神板而
不為主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為四時祭之節在洛則以是
祭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

大明集禮國朝品官廟制未定於是權倣朱子祠堂之制奉高
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制與
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
著令而其時享於寢之禮大槩畧同於品官制祠堂三間外為
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
敘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厨於東繚以周垣別為外門
常加扃閉祠堂之內以近址一架為四龕每龕内置一卓高祖

居西魯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神主皆藏於櫝中置于卓上南面龕外各隨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兩階之間又設香卓若地狹止為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兩櫃西藏遺書東藏祭器又狹于廳事東亦可凡四時之祭於仲月並於孟月下旬之首擇日或丁或亥臘日俗節忌日不必卜

事例凡大祀天地次日慶成大宴奉天殿四品以上官文東武西各照品級上殿侍坐五品以下坐於丹墀內凡正旦冬至萬壽聖節洪永間大宴並如慶成儀宣德正統後朝官不與宴者給賜節錢鈔錠各處進表官亦令與宴免宴則通賜錢

凡中宴禮儀同大宴但進酒七爵凡常宴同中宴禮儀但百官一拜三叩頭或三爵或五爵而止凡立春元宵四月八端午重陽臘八等節永樂間俱于奉天門通賜百官宴用樂其後賜宴日早朝畢光祿寺面奏百官復入班行叩頭禮駕還宮百官出宴於午門外不用樂宴畢復向闕行叩頭禮乃退

冠

冠義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郊特牲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黜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

晉語趙文子冠而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

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
勿兜聽臚言于市辨妖祥于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于路有不
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
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
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

程子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所
以責成人事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
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二
十而冠又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却是偽
也必須用時之服

會典洪武元年定凡男子年十五至二十歲皆可冠將冠筮日

筮實於祠堂戒實是日夙興張帷為房於廳事之東主人迎賓
執事者以巾進賓降西階一等受詣冠者席前東向之祝曰吉
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跪
為着巾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深衣大帶出房即
冠席賓盥訖降二等受帽進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恭爾威
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贊者徹巾賓脫冠興復位冠
者興賓揖冠者入房易服服旋襴衫腰帶出房即冠席賓盥訖
降三等受幘頭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
在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贊者徹冠加幘頭復位冠者
興賓揖冠者適房易公服出房執事者徹冠席入帷中更設醴
席西向立賓受醴詣席前北面祝

祝曰其醴惟厚加薦令芳并
受祭之以受爾祥承天之休

壽考不忘同品官詞冠者於席西拜受賓答拜執事者薦饌冠者即

席坐飲食訖再拜賓答拜冠者離席立於西階之東南向賓字

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同品官詞冠者

拜賓答拜冠者拜父母父母為之起拜諸父之尊者遂出見鄉

先生及父之執友先生執友皆答拜訖賓退主人禮賓及饋贊

侑以幣主人以冠者見祠堂通典文王年十二冠成王十五冠大戴公符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

加四

婚

郊特牲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辭無

不腆幣必誠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昏義昏禮者將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

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

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注

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妻父曰婚婿父姻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

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按郊特牲亦云昏禮不樂幽陰之義也合而觀之以理言則幽陰之禮不可用樂以

情言則代親之感不忍用樂今舉世用之不以為怪何也昔裴嘉昏會用樂猶有一薛方士非之今則舉時安之矣知禮君子不用可也

左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

是不為父母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今世俗新婦入門即先拜祖而後成昏往

性舉此以藉口朱子曰此說與儀禮不同疑左氏不足信或所據者當時之俗禮而言非先王之正法也又曰恐其所謂後祖者亦譏其先失布

几筵告廟之禮耳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入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為昏矣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也是故無尊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女有五不取逆家女不取亂家女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父喪長子不取為其無所受命按真西山曰五不取擇婦法又非所拘也則其教子必有法又非所拘也

魯師春姜曰夫婦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期必信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袁氏曰人家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和彼子萬一不和卒為所棄男女婚嫁切須自揣 又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昏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貧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可見若蚤議婚姻事無變易固為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婿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狼戾不檢甚或有惡病廢疾從其前約則事關宗祀背其前約則有乖禮義爭訟由之而興矣 間有幼小議親便取歸家世俗所謂豚養者鮮有完全長而此離者多矣其故何在蓋男女年及昏嫁情實已開一見交固雖有過失各相吞容若夫髻鬢相聚嬉戲致爭飲食致爭

平時相怒已積于胸中縱及長成雖已好合而平昔積忿終不能平必至于睽離而後已 凡人家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而身後墓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稍或家道承常必欲望高陪費財產致破自家亦不深思之過也

大明集禮品官婚娶凡爲子聘婦先遣媒氏通書次遣使及媒氏行六禮婦至壻家主人饗宴送者明日謁見祖禰訖次見舅姑行盥饋之禮舅姑饗婦如家人之儀納采日賓詣主人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於某某率循禮典謹使某納采主婚者曰某之子弗閑姆訓既辱采擇敢不拜嘉徹禮物畢實復入陳鴈及禮物於廳詣主婚者曰某官慎重婚禮將嘉卜筮請問名主婚者進曰某第幾女某氏出或以紅羅或以銷金紙書女弟行年歲遂行飲食之禮納吉禮如納采儀賓致辭曰某官承嘉命藉諸卜筮龜筮協從使某告吉主婚者曰某未教之女既以吉告其何敢辭納徵禮如納吉儀加玄纁束帛函書賓致辭曰某官以伉儷之重加惠某官率循典禮有不腆之幣敢請納徵主婚者曰某官既某以重禮某敢不拜受賓即函書授主婚者主婚者亦以函書授賓請期亦與納吉同親迎日壻父公服告于禰廟執事者設壻父位于廳之正中贊者引壻升自西壻父座前北面再拜進立父位前父命之曰躬迎嘉耦釐爾內治壻進曰敢不奉命退復位再拜媒氏導壻公服之女家執鴈者陳鴈於

庭壻再拜壻出就次主婚者不降送壻既出女父母就正廳南向坐保姆引女就父母坐前北面四拜父命之曰往之女家以順為正無忘肅恭母命之曰必恭必戒毋違舅姑之命庶母申之曰爾悅聽於訓言母作父母羞壻先還以俟女將至壻家執事者設座于寢室內壻東婦西設四爵兩盃食案二初昏婦車至門保母請下車贊者引壻出迎於大門內壻婦同入及寢門壻先升壻保姆等導婦後升入室請各就座各舉食案於前侍女以酒置于案上壻婦飲訖進饌再飲再饌侍女以盃注酒進於壻婦前各飲畢贊者請皆興立於座南東西相向贊拜壻婦皆再拜引壻婦入室易服明日見宗廟設主婚者拜位於東壻壻拜位於其後主婦拜位於西壻下婦拜位於其後婦既謁廟

見姑舅婦盛服立堂下四拜保姆引自西壻至舅前侍女奉棗栗授于婦婦受之置位前案上降階復四拜詣姑前奉服脩如前儀婦退舅姑醴婦如家人禮明日行盥饋禮其日婦家備盛饌至壻家婦從者與不食案于舅前執事以饌授婦婦捧饌置於舅前執事者皆七筯進饌於姑亦如之食訖婦降階就拜位四拜畢舅姑醴婦如初見禮

男子年十六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

天中記漢成帝欲與近臣遊張安世玄孫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娶后弟呂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服飾號為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喪

禮記疾病內外皆掃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女之手婦女不死於男子之手始死遷尸于牀撫用欵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

綴足用燕几親始死鷄斯徒跣扱上衽注謂鷄斯讀為笄纊笄謂以骨為笄

也纊即內則所謂纊者髡髮之繒也蓋謂親始死孝子去其冠露出笄纊而未及去至括髮乃去之也非謂以之為喪服

知生者吊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

南宮韜之妻之姑夫子誨之髻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扈爾蓋榛以為笄而總八寸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頹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示人曰夫夫也為

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

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歛斯席夫小歛之奠於西方魯禮之末矢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治音古粗畧也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

三年之喪弔乎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復與銘旌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三年之喪雖功喪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

死三日而後歛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慊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得奪而歛之也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無矣歛手足形還塋縣棺而封人宜非有之者哉

世說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鷄骨支床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

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

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陳蕃傳茶蓼之若陳子昂

王安豐遭難至性過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

冲必不免滅性之譏

晉書王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無雜

吊之賓

阮步兵籍喪母裴令公楷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衆至下席哭弔嘖畢復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

客乃為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既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俗輩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以為兩得其中

譙子法訓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邊客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隣有喪春不相引絕人銜枚孰樂喪者耶按莊子曰締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締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締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起於田橫也

隋書邳國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勅威曰

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卿為君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

唐蔡國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為製碑文後因食瓜美愴

然悼之遂輟食遣使奠於靈座徐稭預於家炙鷄一隻以一兩綿漬絮酒暴乾以裹鷄到喪家

隨葬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白茅為藉以鷄置前

周必大皇太后升遐慰皇帝表慈帷晝掩哀訃夕聞凡思持載

之功舉抱摧傷之痛中慰共惟陛下事親盡禮侍膳彈誠久承

文母之歡徽音遽隔遠邁顯宗之孝追慕何窮願寬陟岵之悲

少副普天之望

皇后上仙慰皇帝表桂輪隱耀椒掖獻儀周禮巾車掌大喪飾遣車遂獻之行注

舉也謂陳駕之行使人以次舉厚儀既傾淵衷斯惻伏以大行

皇后風俗通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天姿恭儉地望高華久殫嬪順之勞

正倚坤寧之助奄從先後莫返中闈共惟陛下孝切亮陰思隆

儷極雖聖情之易感故天數之難移願寬當宁之思垂副含生

之望臣無任云

孝宗皇帝梓宮啓殯揮塵錄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欲建山陵外朝公議以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

不日復中原即歸附矣宜以殯官為名僉以為當用之慰皇帝表舜三年之喪修臨襄葬

商兩楹之殯初啓敢塗檀子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輅以棺加斧於柳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顏柳曰天

而子龍輅而柳轉痛結重宸悲纏率土中慰共惟太上皇帝陛下孝思罔

極宸禮無違雖恭默弗言若已忘於天下然齊疏躬服自不廢

于宮中願紆追慕之懷益盡送終之典臣効官疎遠奉報驚摧

莫仰同軌之駿奔徒隕交頤之涕泗

顯仁太后發引慰皇帝表陟彼岵兮爰卜青鳥之吉維其時矣

遽瞻畫雲之儀行道逶迤聖情惻楚中慰共惟陛下德種天性

道貫人倫粵符素柰之謠晉書杜皇后預之曾孫先是三吳女

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深切蓼莪之感親喪固所自盡也內不廢於

三年聖德何加於孝乎外已刑於四海逮茲遣奠外極哀悰顧

淑靈已隔於東朝惟追慕少寬於南面

司馬君實禮父母之喪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以為丈夫喪次

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經帶檀弓居廬寢苦枕塊不脫經帶孟

父竹杖母桐杖不與人坐馬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

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語錄朱文公母夫人忌日着黻墨布衫其中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談錄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

中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於衣笥中得一墨衰袖媿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教以候翁姑私忌日着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

石林過庭錄至和間富鄭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詔下意大向公必欲起復再下再力辭末以盧朱崖薛

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重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而為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

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常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

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違禮與孔子曰吾聞之已老耄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公羊傳古者臣有大喪則公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

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善孔子蓋談錄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幘

頭黻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

遽謝不佩獨異記唐甘露中書舍人歐陽通判館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著鞋到直省所即席藉藁非公事不言未嘗落齒歸輒號慟

無時國朝奪情惟通得理王元之太宗皇帝挽歌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祝堯違衆望

傳啓合天心陵柏蕭騷韻階茅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暗九絃琴

宋庠莊獻明肅太后挽詞寶慈垂母訓一紀御璿除地有占沙

舊天仍補石餘軒星淪夕緯謝玄暉齊皇后哀策文清漢表靈

耀懷光素舒竹德翟輅去宸居異日金滕啓方知復辟書崩後中箱中

肝曷身無憚寒暄疾有加災生織女柰魂斷濯龍車厥嬰浮晨

旭邊簫咽暝霞唯留長樂注刊美在皇家

駱賓王裴大夫挽歌嵩里誰家地紀原漢武時李延年分田橫門人挽歌二曲薤露送王公

貴人嵩里送士大夫庶人松門何代立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照寒無

影窮泉凍下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山谷詩藏舟移夜壑華屋落泉臺

張敬夫挽王詹事大節元無玷中心本不欺排奸力扛鼎憂國

髮成絲方喜三旌召俄興一鑑悲西風吹泪眼夫豈哭吾私

孝慈錄斬哀三年子為父母庶子為所生母子為繼母子為慈

母子為養母嫡孫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為人後者

為所後父母及所後祖父母承重齊衰杖期嫡子衆子為庶母

為嫁母出母父卒繼母改嫁已從之者夫為妻齊衰不杖期父

母為嫡長子及衆子父母為女在室者孫為祖父母為伯叔父

母為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為姑及姊妹在室者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祖為嫡孫父母為長子嫡為繼父同居兩無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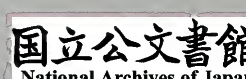
功之親者齊衰五月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為高祖父母為繼

父先曾同居今之不同者為繼父雖同居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大功為同堂兄弟及姊妹及兄弟之女出嫁者父母為衆子婦

為女之出嫁者祖為衆孫孫女在室同為兄弟之子之婦為人後者

小功為伯叔祖父母為同堂伯叔父母為再從兄弟及姊妹在



室者為同堂兄弟之子為從祖祖姑在室者為同堂兄弟之女
 在室者為兄弟之妻為嫡孫婦為人後為其姑姊妹適人者為
 嫡孫婦為同姊妹之出嫁者為孫女之適人者為兄弟之孫及
 女在室者為外祖父母為母之兄弟姊妹為同母異父之兄弟
 姊妹為姊妹之子總麻為族曾祖父母為族伯叔祖父母為族
 父母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為族曾祖姑在室者為兄弟
 之曾祖姑在室婦人為夫曾祖高祖父母為兄弟之曾孫為
 曾孫玄孫為同堂兄弟之孫為再從兄弟之子為乳母為舅之
 子為姑之子為兩姨兄弟為外孫男女為壻為妻之父母為兄
 弟之嬪為同堂兄弟子之婦為同堂兄弟之妻為外孫婦為甥
 婦為人後者為本生外祖父母

哀談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二年
 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係期年服若俱依奔喪守制或一人
 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煩曠官察
 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應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
 喪俱遣致祭從之

葬

禮記類擲曰天子龍輅而柳幃諸侯輅而設幃為榆沉故設撥
 三家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諸侯則有輅無龍有幃
 播地取引卓滑不滯撥者以手撥榆沉而洒於道也三臣既知
 輅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是竊禮之不中也下云君葬用
 輅四縛二碑御棺用茅
 士葬用車二縛無碑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聖燒土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
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項言玄宗北巡待至太行坂路隘逢押車
問左右何物曰押禮天子即位為押歲
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
則載以從上命焚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
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
子曰吾恐烏鳶之殮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
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荀子子貢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望其殯畢如也宰如也

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左傳秦伯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
諫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
矣清波雜記元祐七年南京潘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纒三尺潤
不踰尺厚不及寸瓦有縱文留守魯肇往視之命遷瘞之按禮
周人以商人棺擲葬長塲夏后聖思葬中塲下
傷有虞氏瓦棺葬無服之塲此棺其塲者歟

劉向疏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 礜山堯葬於濟陰丘

隴皆小葬地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

湯無葬處文武葬於畢在部東南無墳隴逮至吳王闔閭違禮

厚葬葬虎丘山下銅棺三重頌池六尺黃金珠玉為鳧鴈三日
金精上騰為白虎拾遺記舜葬蒼梧有鳥如丹雀名曰憑

霄自丹州而來街清沙
珠積成龍阜名曰珠丘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襄

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愁也始皇葬

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三墳其高十丈周回五里有餘石

擲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

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理工匠

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曹鄴詩
千金買

魚燈泉下照孤鬼行人
上陵過却弔扶蘇墓

漢書楊王孫欲羸葬友人祁侯止之報曰古之聖王緣人情不
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裸葬將矯世也夫厚葬誠
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
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
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
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死者不得
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
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合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
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高以棺槨支體絡束
口含玉石欲化不得爵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
就其真宅絲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匱葛藟

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錄張

侍中者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元祐中
同為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充塞盜不近其棺所得已不
勝慰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瓦器數十盜怒不酌其勞斷棺取
金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傷揚王孫之計
疎矣

魚豢魏畧沐竝豫作終制戒其子曰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貧賤
者譏於固陋是以養生送死苟竊非禮故陽虎璠璣甚於暴骨
桓魋石槨不如速朽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魄天為鳧
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其夢太極奚以棺槨為軍衣
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復識古有薪衣之鬼而野有狐
狸之尚哉

以黃金則死者不朽

按類要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
連以金鏤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鱗之象九竅加

梁元帝曰吾之亡也可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一口以自適外此珠玉不入銅錫勿藏也田園讓求喪於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於祭仲冢邊曹子臧求葬於蘧伯玉側梁伯鸞求葬於要離之傍彼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金蠶無吐絲之實瓦鷄無司晨之用謹母以血臙膏腥為祭也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瘡翬之飾晉文請祿桓司馬石槨甚亡謂也漢梁商薨賜以東園

朱壽之器銀鏤黃腸注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漢音義曰以栢黃心為槨曰黃腸也

新唐史姚崇孫勗自為壽藏

漢書注冢墓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

於萬安山麓

祖瑩之傍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剝土為臺曰化臺

唐司空圖豫為

塚棺同容坐壙中賦詩酌酒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中哉

灑水燕談本朝王樵淄川人自號贅世翁預卜為窈名蘭室於

中置石塌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沒後寄魄以備不

虞

大臣及近戚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遣內侍監護葬事謂勅葬國醫未必皆高手偶病藥不相當往往為害勅葬一聽於

監護官至整家資不能辦故諺云宣醫納命勅葬破家

陳堯佐將終自誌其墓曰有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年八十

二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臣納祿不為辱可歸見父母棲神

之域矣

釋名葬不如禮曰埋埋瘞也趣使腐朽而已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尸曰殯葬下棺曰窆

集古錄昔季札葬孔子題其墓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處

張從紳紀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摸搭其書以傳

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刊于石則轉相傳

摸失其真遠矣

述異志闔閭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吾之君王棄吾之邦遷于重崗維崗之陽吾王

之邦

李翱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眾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
訪問於人又取行狀以為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
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貞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
光或言直言正行歿而不朽曾不得直叙其事而行狀不足以
取信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迹皆足
以自見耳

志林蜀人同墳而異葬其間為通道高不及眉廣不能容人既死而葬則去之東漢壽張樊恭儉遺令棺

極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恐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異藏光武善之書以示百官然不為通通又非詩人同穴義故蜀人之

葬為得禮

事始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
延之為正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誅故也遂相祖習魏侍中
繆襲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

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王戎墓銘有

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刊石埋

墳前厥後墓誌因此始

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

有慚色唯郭有道碑無愧色耳

隨筆作文受謝自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尤長碑頌中朝

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受納饋遺亦至鉅萬

是以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昭四裔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

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六判官詩云故人南郡去

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淮西

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疋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

并白玉帶劉義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

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遂表阡一字

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酌以絹九

千匹談苑宗室至一品殯葬朝廷遣禮官輟祭舊制加太常禮院官以次行事得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義俱在禮院見一

皇親年老行選私語曰可輟矣官制行太常博士尊領輟祭有數皇親出戲曰此皆輟材也

范至能得壽藏密邇松揪地一隅會心何必問青烏亢宗雖愧

鎮公子沒世尚從先大夫京兆漢阡賢問望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塋茂陵人謂

其道為京兆阡原涉慕之買地開道立表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邢山鄭家舊規模家庭

遺訓煮蒿在不學邠鄉畫古圖古傳墓門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梁乃謂之神道家山隨

處可松楸荷鍾携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鍊門限終須一箇土饅

頭三輪世界猶灰劫四大形骸強首丘螻蟻烏鳶何厚薄晚風

拊掌菊花秋晉陶淵明自作輓詞祭文唐白樂天辛秘李桐鎔王績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行之皆自撰墓誌

作誌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顏魯公可也

羅大經曰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謹重視其親

之遺體使異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

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借此以求子孫富

貴乎世之人惑於術士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快意至數十年

不能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三者有因

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房惑於各房風

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讐者凡此皆璞之書所為也且人之

生富貴貧賤天稟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

轉移乎若如其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

樂

考索樂之來尚矣自葛天有牛尾歌

呂氏春秋葛天氏八闕三

載民二玄鳥三遂草木

六達天功七依地德等

黃帝有景鍾管子黃帝作五鐘青曰大音赤重心黃灑地黑隱常

白景

而樂已具通典帝系譜曰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

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帝作六莖帝

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箛而又有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禹

之時以五音聽治垂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

擊鼓以道者

者擊鐘以事者振鐸語以

成周時大司樂有六代之樂曰雲門

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鍾師有九夏之奏曰王夏肆夏

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騶夏樂師有六舞曰帗舞羽舞

三舞旄舞人舞干舞鼓人有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

雷鼓

八面鼓神祀靈鼓

六面鼓社祭路鼓

四鼓金奏以金錞

如准頭

和鼓以金鑷

小鍾節鼓以金鏡

似金無舌有柄止鼓以金

鐸也

通鼓也漢高祖用叔孫通制宗廟則有嘉至樂等主出

文始五行舞則有禮容樂樂楚聲命唐山夫人作則有房中樂

初秦始皇六代樂惟韶武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

孝惠二年夏侯

寬更名曰安世樂其歌十七章有曰金枝秀華庶幾

始華始肅倡和聲曰我定歷數曰王侯秉德曰桂華曰美芳之

類是也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

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數十人造為賦詩畧論律呂以合八

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曰練時日曰帝臨曰青陽曰朱明日西

顓曰玄冥曰惟泰曰天地曰日出入曰天馬曰天門曰景星曰

齊房曰后星曰華燁燁曰五神曰朝隴首曰象載瑜曰赤蛟者

是也至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祖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皞

玄冥雲翹育命之舞明帝永平用曹元圖識之言改大樂為太

予樂曹元對明帝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東平王蒼總定公

卿之議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為文武之舞薦之光武之廟時樂

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用焉三

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焉四曰短簫銛歌樂軍中用焉

章帝籍田班固奏籍田歌帝又親著詩歌四章列其食舉及制

靈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魏武帝平荊州獲漢雅樂

郎杜夔始復先代古樂而柴玉左延年之徒乃以妙善鄭聲被

寵王粲所改者不過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晉武帝時荀勗

改杜夔之樂依古尺以作新律武帝初受禪命傅玄改漢鼓吹

如雅頭和鼓以金鑊鑊也節鼓以金鏡鏡也止鼓以金

鐸大鈸也通鼓也漢高祖用叔孫通制宗廟則有嘉至樂等主出

文始五行舞則有禮容樂樂楚聲命唐山夫人作則有房中樂

初秦始皇六代樂惟韶武馬二十六年改周大孝惠二年夏侯

寬更名曰安世樂其歌十七章有曰金枝秀華庶旄翠旌曰七

始華始肅倡和聲曰我定歷數曰王侯秉德曰桂華曰美芳之

類是也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

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數十人造為賦詩畧論律呂以合八

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曰練時日曰帝臨曰青陽曰朱明日西

顥曰玄冥曰惟泰曰天地曰日出入曰天馬曰天門曰景星曰

齊房曰后星曰華燁燁曰五神曰朝隴首曰象載瑜曰赤蛟者

是也至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祖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皞

玄冥雲翹育命之舞明帝永平用曹元圖識之言改大樂為太

子樂曹元對明帝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東平王蒼總定公

卿之議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為文武之舞薦之光武之廟時樂

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用焉三

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焉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焉

章帝籍田班固奏籍田歌帝又親著詩歌四章列其食舉及制

靈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魏武帝平荊州獲漢雅樂

郎杜夔始復先代古樂而柴玉左延年之徒乃以妙善鄭聲被

寵王粲所改者不過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晉武帝時荀勗

改杜夔之樂依古尺以作新律武帝初受禪命傅玄改漢鼓吹

又命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樂歌梁之樂則以雅

而為名如皇雅寅雅介雅需雅之屬皆梁樂也陳之樂則以韶

而為名懋韶通韶潔韶穆韶之類皆陳樂也隋之樂則以夏而

為名如昭夏皇夏肆夏需夏之類皆隋樂也唐興即用隋樂武

德時詔祖孝孫定樂始制十二和以法天地之成數號唐雅樂

張文收又考正律呂與呂才叶其聲音而五虛鍾皆用於十二

鍾開元中又增三和樂共為十五和曰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

和壽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咸和以至于正和承和豐和宣和

凡十五和焉唐雜志管絃記十二卷乃留進所撰管志十卷乃

委秀所撰樂社大義及樂論皆梁武帝所撰律鍾

五卷則撰於沈重樂譜集解則撰於蕭吉樂府聲韻樂府歌詞

則撰於鄭譯蘇夔撰樂志李元楚撰樂經李守真撰古今樂記

宋初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

一律故有和峴所定之樂太宗時有平晉樂有方國朝天樂樂

章皆太宗聖製真宗時樂始議隨月轉律之法仁宗景祐三年

命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哲宗即位范鎮造樂獻之下

李照一律有奇陳徐陵有玉臺新曆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等

相孔衍有梁操宋謝莊有琴譜三均唐崔令欽有教坊記唐

府古今解題吳兢有樂府古題要解徐景安有歷代樂

府古今解題陳康士有琴譜周寶儀有大周正樂宋聶冠

景祐樂府奏議三山陳暘有樂書劉炳有大成

樂書郭茂倩有樂府詩集蔡元定有律呂新書

謂之灑大琴謂之離大鼓謂之鼗大磬謂之磬大笙謂之巢小

者謂之和大箎謂之沂大塤謂之郢大鍾謂之鏞大簫謂之言

小者謂之箏大管謂之箛大簫謂之產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

之和徒鍾鼓謂之脩徒鼓磬謂之窳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

敵謂之篥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和樂謂之節

史記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

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

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

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

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聞宮

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

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善樂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漢書元帝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自臨檻軒上墮銅丸以摘鼓

中嚴鼓之節山陽王亦能之上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

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乃若器人於絲竹鼓鼗之間

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

方寶常被配為樂戶妙達鍾律與人方食論及聲調

時無樂器寶常因取食器及雜物以著叩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即今所謂水盞焉

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

曰祝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童度也

角觸也物觸地而出載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

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縣祉也羽宇也物聚減宇覆

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

官紀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

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

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以鍾微應聲之音作而民思憂聞

諧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

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

音作而民淫亂先王耻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

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

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

而不相奪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

立樂之方也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

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

之道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天承二帝也招

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美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
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
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
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
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
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
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
樂楚聲也堯山堂外紀譙樓畫角之曲三弄傳曹子建作首為
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
三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
今角聲鳴鳴者皆難字曳聲

安世房中歌其詩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

芬樹羽林雲景杳冥

師古曰言所樹羽林其盛若木芬也
衆多仰視高遠如雲口之杳冥也 金支

秀華庶蕙翠旌

瓚曰樂上衆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
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 七始華始

肅倡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

郊祀歌其一曰練時日侯有望炳管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

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

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

相放惠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繭粟采盛香

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嫗並綽奇麗

頽如茶兆逐靡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蒞蘭芳

澹容與獻嘉觴

樂動聲儀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

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斯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
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聖人務其本

拾遺記師涓者出於衛靈公之世能馮列代之樂善造新曲以
代古聲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麟之歌夏有明晨焦
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疑河流
陰沉雲之操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公情酒心感忘於政事遠
伯王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沉緬靡曼之音無合於風雅
非臣下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新聲而親政務

沈約宋書秦樂曰五行始皇所改漢樂曰文始高祖改部舞為之武德高祖造舞

人執干戚以象天下安世舊曰房中秦改為壽昭容高祖造生

禮容高祖造生於嘉至叔孫通造帝招德武帝造薦

盛德孝宣造薦雲翹育命巴渝漢初巴渝助漢魏樂

曰昭武改漢正世改漢安世又迎靈改漢武頌改漢昭業改漢

鳳翔改漢靈應改漢大韶改漢大武改漢

唐書高宗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于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
劉崇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
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
堂曲明唐再受命此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
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官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
王殆為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後皆驗

唐五行志天寶調人多為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僧寺而樂
曲亦多以邊地為名至其曲遍繁聲謂之入破蓋破碎云列子

尺

正

王奏承雲六莖九部晨露以樂之
注承雲六莖俱顯頊樂晨露湯樂

樂律

史記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商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治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

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纏地之紀也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大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入為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律呂新書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

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
 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徑圍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
 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尚聲和氣應則黃鍾
 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二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
 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
 索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索黍而金石亦不復考
 矣古人謂子谷秬黍中者實其倫則先是得黃鍾而後度之以
 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
 二百黍之實以生度量權衡非鍾生於黍也 律者致中和
 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蝶
 無非聲也律則寫其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

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
 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歸田

錄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員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得古編鍾一枚不知何代其銘曰粵朕皇祖寶籥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其形不員側垂與朴鍾同後胡瑗改鑄編鍾員其形而下垂其聲不和

朱子曰所謂黃鍾徑圍之法則漢斛之積分可考斛銘曰律加量方尺圍其

外廂旁九釐五毫釐百六十二寸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寸

小司馬之說可推淮南曰規始於一一生故分而為陰陽陰而宮音調而因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索隱云黃鍾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五聲二

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通典具焉通典曰伏羲作易紀建冬至日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按變宮變徵而商以前但有五音此二者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臣有常職民有常

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也商羽角三聲此其無所變也故君總萬務不可以執於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一有變也又曰十二鍾為十二律之正聲又有九寸為均其子聲俱四寸有半先儒又有云如中呂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寸數半之為子聲之鍾故有正聲與有十二子聲通為二十四鍾迭為五聲合之而為六十律也抑又聞之樂有所本中聲者樂之本也所謂中聲者黃鍾之宮也

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亦因可見此齊蘇夔駁鄭譯曰韓詩

外傳所載聲樂及月令所載五音之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聲推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譯答曰固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志云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謂三始始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四時之始是以謂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缺冬夏之聲四時不備是以**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九所謂卓然者**每宮須立七調

也元定曰宮與商與角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商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知二律則遠而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正聲者五聲故以起調與曲為諸聲之綱

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衍義補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房庶亦言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大畧以為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易之以箏笛笙匏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為甄祝故木也貫之以板凡若此者八音之變也亦猶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耳

范永鑾進律呂元聲疏自秦焚六籍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不正久矣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證以三寸

九分正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
 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為極清以正宮聲極濁之誤以左右
 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
 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兩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

昭然可考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相旋為宮此之謂也呂氏春秋黃帝命伶倫取蟹谷之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十九

分而吹之為黃鍾之宮曰含少劉恕外紀無忌隋志亦與呂氏無異焉自太史公志律以黃鍾為九寸蔡季通因之後之言樂者遂祖子長而於諸書漫不加繹於是黃鍾之度茫然無據而初動於卦為復則三寸九分者陽之始也升陽漸益故大呂四寸五分然大寒陰氣猶壯陽雖進而尚微故止升六分也自是而後已向於春故大蕤五寸四分又夾鍾六寸三分又沽洗七寸二分又仲呂八寸一分而蕤賓則得九寸馬蕤賓當午之中六陽既亢於卦為姤則九寸者陽之極也歸陰漸損故林鍾八寸四分然大暑陰氣未行陽雖退而尚隆故止降六分也自是而後已向於秋故夷則七寸五分又南呂六寸六分又無射五寸七分又應鍾四寸八分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馬此太陽行於蕤賓為九寸陽之老也而自九寸約之復終於三寸九分之數是所謂能貫十一律歸乎其宗者也司馬氏不鮮九寸為黃鍾之變而直以次漸減參差不齊而官商淆亂不知陽氣自冬至後漸升而律反短則氣有餘而管不足夏至後漸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况以應鍾接黃鍾繞間一月而相去四寸無奇則何以續氣數而和聲音哉韋昭曰九寸者黃鍾之變也悟變之旨則知黃鍾之其度短也其聲清也而諸律由是可正矣

樂器

琴 孔叢子 孔子晝息於室而絃閔子聞之告曾子曰

夫子何感若是乎入問孔子曰汝言是也向者吾見猫方取鼠

欲其得之故為是音也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今子於琴

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所謬然深思焉有所罕然高望而遂眺焉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雖而黑頰然而長曠如吟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

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白虎通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琴者閉也所以懲忿

窒慾正人之德也周大司樂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空桑之琴瑟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龍門之琴瑟於宗廟中奏之

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成連曰吾師云春在海中能

移人意乃與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我將迎子師刺船

而去伯牙迎過但見海水瀕洞山林冥杳鳥獸悲號嘆曰吾師

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終成理至遂為天下妙為連仙

史記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

攫之深而驛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

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

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

者

後漢書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

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吳有羨音而其尾猶焦

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張隱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

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葉間有一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規以竹為管取為笛奇聲獨絕

晉稽康琴賦錯以犀象藉以玉絲以國客之絲微以鍾山之

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子鍾期聽聲華容灼爍

采陽明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寮亮論其體勢詳

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性

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泄幽情矣
晉書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
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

阮瞻字千里咸之子也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
長幼皆為彈之琴曆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綠水坐愁秋思並
宮調也蔡邕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

先生所居山作出
示馬駢甚異之

陶潛不解音聲畜無弦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寄意貴賤造
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我醉欲眠卿且去真率如此琴

伏羲作琴大古之琴七尺二寸而一絃舜益以五絃周武王增
變宮變徵而為七蔡邕益為九宋太宗亦益琴為九絃君臣文
武禮樂
正人心

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而為龍鳳鸞
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鳳送遠之操焉 慶安世年十五

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白止得入

入御內絕見幸常著輕絲履招風扇紫綈表與后同居處欲有
子而終無胤嗣趙希鵠云古琴有陰陽二材桐木面陽曰照者
為陽不面為陰楊材琴且濁而暮清晴濁而雨

清陰材琴且清而
暮濁晴清而雨濁

栗操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
十二操一曰將歸二曰倚蘭三曰龜山竝孔子作四越裳周公
作五拘幽文王作六岐山周人為文王作七履霜尹伯奇作八
雉朝飛牧犢子作十殘形曾子作十一水仙十二懷陵並伯牙
作九引一曰列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正女引四思歸引五霹靂
引六走馬引七箜篌引八琴引九楚引河間雅歌二十一章蔡

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風送遠幽蘭白雪長清短清長側短側清
調大道小遊明君朔笳廣陵散白魚嘆楚妃嘆風入松烏夜啼

風俗通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憂愁而作命之曰操

纂要黃帝琴名清角齊威公名虎鍾楚莊王名繞梁司馬相如

名綠綺蔡邕名焦尾趙飛燕名鳳凰柳子夏霹靂琴讚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

上石上之枯又加良馬火之餘又加良馬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

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

世說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

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研後彈者揚州薛滿

褚彥回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

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 在坐撫節嘆曰以無累之

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尚書故實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嘗取桐梓之精者雜綴為之百

竊琴用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饗泉韻磬絃一上可

十年不斷危言古琴名則水清春雷玉振黃鶴秋嘯鳴玉瓊響

冰玉澗鳴泉石上清泉秋塘寒玉等

藏書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余謂琴者心也琴者吟也

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吟不知手之吟知足有聲不知手亦有

聲也如風撼樹但見樹鳴謂樹不鳴不可也謂樹能鳴亦不可

也此可以知手之有聲矣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因風而思

民愠此舜心也舜之吟也微子傷殷之將亡見鴻鴈高飛援琴

作操此微子心也微子之吟也

瑟
世本庖犧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
行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
十五絃

呂覽音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
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瞽叟乃拌五絃
之瑟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
拌瞽瞍之所為瑟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之瑟

說苑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
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
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
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
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
不可書也

白虎通瑟者開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蔡邕月令章句
曰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

易卦驗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鍾之瑟瑟用槐木長八
尺一寸夏至瑟用桑木長五尺七寸

韓文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門三年不得入
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瑟鼓之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
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
不工於求齊也

北史李唐石史鄭休範贈妓天仙歌曰嚴吹如何下太清玉朋

無軫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聽雲和瑟一聲南都新書盧

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音和志之號

笛 風俗通笛漢武時丘仲所作也按宋玉有笛賦玉

在漢前又馬融賦長笛賦云近代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適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為商聲五音畢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轉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琯

並書向秀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後各以事見法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暮風淅淅然隣人有寒水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疇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嘆之故作賦云

世說宋禧是石崇妓綠珠姊子有國邑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群臣諫曰請出宋禧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與得者眾人無言阮遥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桓伊字叔夏善音樂有蔡邕柯亭笛嘗吹之王徽之赴京泊舟清溪側伊素不相識于岸上過徽之便使人謂之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之便上去客主不交一言

漢中王瑀為太常卿早起朝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曰然已後因閱樂而喚之問曰何得某日卧吹笛耶

開元中李謨善吹笛獨步當時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鑑湖命謨吹笛謨為之盡妙時有一老父泛舟聽之因奏一聲湖波

搖動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之有三龍翔舟而聽老人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聲而老父亦失所在

樂纂唐玄宗時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作犯聲當時皆以為新意流美樂人皆效之其聲變態日增因有犯調者即今之所尚

也橫笛小篪也梁朝歌云快馬不須鞭柳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傍兒

遜齋閑覽余靖知桂州時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一林

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遣視乃自大栢中出也伐取

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後數年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其木紋理正如人月下吹笛象雖善畫者莫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

朝鮮志新羅神文王時東海中有小山浮來隨波往來王異之泛海入其山且有一竿竹命以作笛吹此笛則兵退病愈旱雨

雨晴風定波平號萬息波管歷代寶傳之至孝昭王加萬萬波

波息笛考索後世有長笛有短笛有義

杜甫吹笛詩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

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那得愁中却盡生

嚴羽字儀卿號滄浪與戴石屏同時其論詩欲如那叱太

子析骨還父折肉還母其聞笛詩江上誰家吹笛聲月明霜白不堪聽孤舟萬里瀟湘客一夜歸心滿洞庭

簫

釋名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大者二十三管長

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洞簫管之無底者三禮圖無孔謂之洞簫有雅簫長尺四寸

頌簫長尺二寸

呂氏春秋客有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而越王不喜也或為

之野音而王反悅之亦有如此者要在聽之而已莊子汝聞人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地

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注天籟簫也

史記周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易卦通驗夏至之樂補以簫鄭玄注曰簫亦管也形似鳳翼鳳

火禽也火數七夏時又火用事

笙等

禮記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等

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禮曰女媧之笙簧簧笙中之簧也曹植女媧贊曰造簧作笙隨

音樂志曰笙等並女媧之所作也世本曰隨作笙等

釋名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執為之其中空以受簧也

白虎通笙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簇之氣也象

萬物之生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

故謂之笙

說文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諸山記武夷君命小朱娥運居巢即大笙也

蔡邕月令季秋之月上丁入學習吹所以通氣也管簫笙等損

簫皆以吹鳴者也

尸子商容觀舞墨子吹笙劉子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

也

漢武內傳西王母命侍女童雙成吹雲和之笙楊希道詩短長

揮鳳翼洪細摹燕音切切孤竹管來應雲和琴

韓非子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衆色皆和今大奸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盜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之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列仙傳商丘子晉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老邑人乃奇怪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木苜蓿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

笳 天中記笳者胡人卷蘆葉吹之以作樂也故云胡

笳杜摯笳賦序云昔伯陽避亂入戎懷土遂建斯樂晉先蚕儀

注軍駕住吹小箏發吹大箏箏即笳也

杜摯序胡笳者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惟見得摩訶變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樂有出塞入塞楊柳等十曲

曹嘉之晉書劉疇字正喬嘗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垂淚而去

箏 傳玄箏賦序代以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

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亡國之臣所能開思運巧哉

英雄記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使

若帳邊則布知之使于帳中鼓箏諸兵卧布出帳去兵不之覺

也急就篇注箏瑟類也本十二絃今則十三諸山記武夷君命謝英妃舞長離卽箏也

舊唐書晝焚彥深妻魏氏淮陰人彥深卒值徐敬業之亂為賊所

獲賊黨知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曰夫亡未能自盡今而見

迫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引刀斬指賊黨又欲妻之魏以必死

自固被殺

麗情集薛瓊瓊開元宮中第一箏手崔懷寶贈瓊瓊詩云平生

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高駢鎮蜀

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其恩賞亦疑其跋扈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曲似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官

夢焦詩話温廷筠贈彈箏者詩云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

教寧王細鐸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此作感慨委婉得

詩人之怨也細鐸金鴈皆歌妓名伊州涼州皆開元新製曲名

故曰新曲按開元傳信記明皇燕會五王奏伊州等樂衆皆舞

蹈稱善獨寧王聽之不悅起曰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

暴君勢卑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聲音播

於歌詠是於人事是將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也國家其不免

乎升庵集妓女以鹿角琢為爪以彈箏曰繫爪梁簡文箏詩停絃時繫爪息吹治唇朱又曰義甲唐劉言史詩送却玻璃義

甲聲

箏篴

釋名箏篴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

之地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

為淫樂

琴操箏篴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作有一狂夫被髮提壺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死乃號天嗷啼鼓箏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渡河而死當柰公何曲終投河死麗玉傷之寫其聲故曰箏篴引一云漢武祠太乙后土令樂

人侯調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紀原漢靈帝好

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手齊奏之謂之箏隋音樂志曰立箏篴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也伽藍記魏高陽王雍美

人徐月華能彈卧箏篴

逸史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別久忽相遇邀生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箏篴令侍飲李生視箏篴上有朱字云雲中辨天樹天際識歸舟盧曰此人名家莫要作婚姻否李莫測而退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于盧家者問何能曰善箏篴示之朱字宛

然李生俱說女亦曰往常夢至一處亦記見生

琵琶

天中記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

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玉前曰琵琶引手却曰琶因以為名樂錄云琵琶本出於絃靴而杜摯以為秦之末世苦於長城之役百姓絃靴而鼓之事始云或云碎葉國所獻貞觀中裴洛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所謂搗琵琶是也

語林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後指琵琶曰名士固

亦操斯器異苑南平國岳在姑孰有鬼附之每言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事有驗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南史高帝宴會群臣使各效伎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所解但知誦書

因跪前誦相如封禪

南史王敬則脫朝服袒裼以絳糾髻奮臂拍張武帝曰三公豈宜如此曰臣以拍張

得三公不可忘拍張蓋手傳梓胡之戲

唐書吐谷渾党項寇邊敕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兩矢士失

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而觀紹從

後擊之大潰

王維妙能琵琶為岐王所眷重維方將應舉求庇岐王岐王令

維服鮮衣膏琵琶同至公主之第令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

容公主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薦

之曰此生欲得解頭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謂維

曰子誠取解當為子力果得解頭

文宗有女弟子善胡琴有兩琵琶號大小忽雷馮道子言

善鼓琵琶世宗令彈於御

琵琶錄唐樂工廉郊常池上彈琵琶作蕤賓之聲調聞菱荷間

有物躍出乃是方響一片按之是蕤賓鐵也指發清妙律呂相

應物類相感焉

隋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當從忽

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

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與自蚤晚其子言頃來

有之令言欷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

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

都遇害

寬夫詩話樂譜琵琶曲有轉關六么取其聲調閑婉又有護索

梁州謂音節閑繁

鐘 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

鐘聲思武臣

考工記鳧氏作鐘兩欒謂之鈇鈇鐘口兩角鐘縣謂之旋旋虫謂之

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景景間謂之隧凡鐘磬

各有筓簠寫鳥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鍾簠清聲無力者以

為磬簠明堂位垂之和鐘世本垂作鍾

左傳鄭賂晉以歌鍾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

賜魏絳絳始有金石之樂宋左師向巢每食擊鍾晉魏顆以身却秦師于輔氏親止杜田銘其勲于

景鍾

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辨而

不德必加於戡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文子聞

之終身不聽琴瑟

呂覽晉平公鑄為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

鑄之公曰吾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知鍾不調也

臣竊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王褒傳伯牙操遞鐘晉灼注二十四鐘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

晉書元帝初鎮建業王導令郭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

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其後建興二年晉陵武進

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伍枚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之遇豫之睽

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

係辭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大興初

會稽剡縣人果于井中得一鐘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
 岳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
 心與神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于晉陵棧鐘告
 成于會稽鐸發其響鐘告其象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
 南史張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宋孝武以問永答鐘有銅
 淳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唐太宗時創制禮樂召
 張文收與祖孝孫參定
 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
 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
 高宗時太常缺黃鐘鑄不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
 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
 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天寶十載六月乙亥中書奏昨日辰時大同殿前鐘樓上鐘自

鳴請宣示中外占曰四雄為亂晉惠帝時殿前六
 鍾皆出涕五刻止

宣宗時洛陽耕者得古鐘高尺張叒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廟

拭有刻在兩欒果然收博學彊記常言慧通黃鐘姑洗無射三

均側出諸調閩城法爛者聞海壇練門江內有巨鍾相傳云昔
 有人往廣州募鑄信鼓巨艦至此忽值風濤沉溺

每月望日其潮大至水退其藪宇乃出可容一人從中穿過約

其周圍徑一丈餘大厝中惘欲出此鍾先於開元寺設大會齋

誦呪令一小僧詣龍宮乞鐘於人世擊扣以警晨昏小僧見海

神曰我借以鎮海別與小珠三顆為信當爾小僧有如夢覺珠

在手

樂叶圖徵君子鑠金為鐘四時九乳是以撞鐘而知君鐘調則

君道得宋均注九乳法九州黃鐘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

為鐘

杭州志吳山三茅寧壽觀有唐鐘本唐澄清觀舊物紹興間有

金聲震于太湖漁者莫能致湖濱寺觀爭以舟迎獨澄清觀之鐘凌波而上一入手于舟內丙辰九月二十四日戊午常州澄清觀女冠王玉仙所造河北薛泚為之銘

博古圖昔張懷瓘在翰林時見古鐘紀夏禹之績皆紫金鈿以較篆升庵三代鐘鼎文起而凸曰款象陽陷而凹曰識象陰刻之印章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劉禹錫歌石碣陽鐫額

鼓事物原始黃帝內傳曰帝戰蚩尤玄女為帝制夔

皮為鼓疊鼓者今之登聞鼓崔顥詩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疊鼓乘車輪史堯置敢諫之鼓名曰登聞鼓今上司出巡置門鼓

獄中置監鼓有事則擊之即此意也齊時兗州刺史李崇各村置一樓鼓盜發亂槌諸村聞之皆守要路悉能擒送今時盜發或火起亂擊鼓樓即此意也通曆帝營平共工之亂作鼙鼓唐

禮樂志羯鼓本戎羯之樂其音大簇事始腰鼓宋時有之坡詩腰鼓百面如春雷細腰鼓俗名杖鼓宋蕭思話年十許歲好騎

屋棟打細腰鼓樂記云帝營作鼙鼓周禮太師大祭祀令奏鼓欸小應大大祭祀下管擊應小祭祀鼓欸鄭康成曰應鼙也應

與欸及朔皆小鼓也其外夷呼鼙鼓曰答臘一名楷鼓即羯鼓也三杖鼓始唐咸通中王文通好弄三杖鼓亦名三棒鼓石鼓

者周宣王之獵碣也樂志周官炮土而為鼓鄭康成曰即瓦鼓今窰中亦有燒缸鼓花亭中坐之詩注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

懸鼓周時大司馬教振旅師帥執提注馬上鼓今文廟之一柱鼓名曰極鼓亦曰建鼓

樂記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

將帥之臣

世記黃帝得奇獸名夔以其皮為鼓擬以雷獸之骨而聲聞五百里

左傳衛子魚曰成王分唐叔大路之旗密須之鼓闕鞞之甲姑

洗之鐘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

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公子魚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

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漢書王尊謁東平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無持布鼓雷

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

吳錄吳王

夫差移於建康之宮南門有雙鶴從鼓中而飛上入雲中

北史後周裴俠為工部中大夫疾沉頓忽聞五更鼓驚起曰可

向府耶遂瘳晉公護曰危篤若此不廢憂公因鼓聲疾遂愈天

祐其動也

舊唐書馬周上言今金吾每街懸鼓夜擊止其行李以備竊盜

時人遂呼為鼕鼕鼓也有道人裴脩戲為詞云遮莫鼕鼕鼓須

傾滿滿盃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頽

羯鼓錄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玄宗好羯鼓而寧

王善吹橫笛帝嘗稱羯鼓八音之領裊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

羯之樂其音太簇一韵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

殺特異衆樂嘗值二月詰旦中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色明麗

小殿庭內柳杏將吐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

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又製秋風高每秋空迥徹纖埃不起即

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墮落其妙絕入神也如此

宋開府與上論鼓事曰願

如青山峯手似白雨點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峯欲不動雨點取碎急

宋書范仲淹一日携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鼓為妖坐未幾鼓自風滾至庭不已民舍皆股栗仲淹徐謂純仁曰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自來庭以尋捷耳令純仁削槌以副之其鼓立碎

成都不打晚衙鼓劉仲張潛夫皆云孟蜀多以晚鼓戮人埋野場中故鳴則鬼崇必作矣自是成例不打

禮書鼓其聲象雷其大象天其樂象君故凡鼓瑟鼓琴鼓鐘鼓

簧鼓缶皆謂之鼓以五音非鼓不節也荀卿曰鐘象天鼓象地

廣川書跋陳叔夏得銅鼓甚大其飾為蚩尤飛廉塗善金而光

擢不滅其銘曰龍昇元年崔鴻十六國書赫連勃勃以銅為大

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以黃金飾之列于宮殿之前疑即此

龍昇大夏年號也南雄之俗鑄銅為鼓欲將攻擊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家有鼓者號為音老

磬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

思死封疆之臣

白虎通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成也其聲磬故曰磬有貴

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世本無勾作磬樂錄磬叔所造禮纂黃帝使伶倫造磬

漢書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石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

向說上宜興辟雍設膠序隆雅頌之音以風化于天下

郊祀歌瓊磬金鼓靈其有喜展詩應律銅玉鳴師古曰瓊美玉

名以為磬也晉灼曰銷鳴玉聲也

武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

霜條之鹿唱來雲依日之曲起招仙閣其上懸浮金輕玉

之磬浮金首色如金自浮于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

國史纂異續章中潤州嘗得玉磬十二枚以獻張率更文叩其

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今
 缺其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搖之必得焉求之如言武后朝裴知古以知音直
 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云此人當墜馬行未至半里馬驚墜
 地死又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
 廣異記潞城縣令周混妻常璜乾元中卒月餘忽至其家靈語
 云太山府君嫁女令我裝束染紅借家婢暫去家人難之常云
 但借兩日耳若過兩日汝宜擊磬呼之夫磬聲一振鬼神畢聞
 陳氏樂書八音以石為君故詩言依我磬聲韶樂以球為首三
 代之樂皆準於磬鳴球天成而不可易者琴瑟笙竽皆人為之
 高下難齊故協之以磬

拊 周禮太師大祭祀師鼗登歌令奏擊拊鄭康成曰

拊形如鼓以常為之著之以糠擊拊鼓乃歌也書曰搏拊琴瑟

以詠考索聲出以虛為本桐屑故琴瑟據虛故為搏拊鼓祝謂

也實

方響 通考梁有銅磬即今之方響也方響以鐵為之

以代鐘磬和凝有響鐵之歌

楊妃外傳明皇朝新進女伶謝阿蠻善舞態度絕妙上就按於

清元殿寧王吹笛上羯鼓楊妃琵琶馬仙期方響胡部無方響

應諸調太宗內庫別收李龜年感箎說文云羌人所吹以驚馬

片鐵有方響應廿八調張野狐箎篴賀懷智拍板牛僧孺携所業謁韓愈

茲國其聲悲切本名悲箎善擊節以木板代之拍板始此

角 二公大稱一晉魏之代有宋識通考書記所不載或云羌胡以驚中國馬黃帝會

群臣于太山作清角之音以兩鳳雙鳴二龍齊吟丹蛇繞首雄

虹帶天樂錄云蚩尤氏率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黃帝乃

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

通水燕談元祐四年夏余至河東一日與邵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

中角聲不和咎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府未逾月落職知魏州余獨見孫曰角聲愈不和矣未幾王震待制自同來蒞蒲七日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近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後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應驗如此

缶

通考立秋之音也古者蓋謂之缶唐堯之時有擊

壤而歌者因使以糜鞞置缶而鼓之是以易之盈缶見于比用缶見于坎鼓缶而歌見于離詩之擊缶見于宛丘渾池之會秦王為趙王擊缶趙王命使書之徐幹曰聽黃鐘之音知擊缶之細先儒謂始于西戎踈矣

宣室志李貞居長安延壽里一夕忽聞室隅有歌曰色分藍葉

清聲比磬中鳴七月七日吾當示汝之形其日大雨垣圯得一

缶徑尺餘製用金成形狀奇古叩之其韻極長滌去塵藓字若小

篆歷然可讀乃崔子玉座右銘

籥

劉熙釋名籥籥也氣躍而出也古者取卯地之竹

以為籥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然三漏之籥所以通中聲

先王之樂也七漏之籥所以備二變世俗之樂也

風俗通伊耆氏作籥說文

云音律如笛三寸三孔以和衆聲

管

說文管如篴十二月之音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制

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為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

充樂

周禮小師掌教籥管簫管箏師掌吹笙管大司樂園丘孫竹管方丘孫竹管宗廟陰竹管燕禮大射皆下

管新宮鄭司農管如篴六孔併兩頭而吹之

壎 周官之於壎教於小師播於瞽矇吹於笙師以壎為德音見於禮如壎如箎見於詩則壎之為器立秋之音也燕周曰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壎世本曰暴公作壎周禮少師掌教壎瞽矇掌播壎

箎 廣雅壎象枰鍾以土為之六孔 釋名箎啼也聲自孔出如嬰兒啼聲也月令仲夏

之月調箎蓋調之使和也洞冥記吹霜條之箎東觀漢記明帝

幸南陽舊宅作雅樂奏鹿鳴用壎箎和之以娛嘉賓郭璞之箎以竹為之

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各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

七星管 通考唐之七星管古之長笛也其狀如箎而

長其數盈尺而七竅劉係所作也顧况七星管歌云龍吟四澤

欲興兩鳳引九雛警宿鳥

八絃 北史李播字德沈元中子也少聰穎有才韋

採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

雅 事始雅狀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

羊膏挽之劉表之子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

受五升次季雅受三升筆談世以竹木骨牙之類為叫子有病瘡為人所苦聽訟令含之作聲如鬼備

子粗能辨其一二

春牘 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牘樂竹大五六寸長

七尺短者一二尺虛中箏無底其端兩孔春者以兩手築地取

聲實醉而出以為竹節

梵貝 天中記梵貝蠡之大者可容數升南蠻吹以節

樂今之梵樂用以和銅鈸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隋

使是也梁武之樂有童子伎倚歌梵貝

玉羸

唐貞元中五印度種落有鰲國王子獻樂器躬

總樂凡一十二笛皆讀釋氏經唄吹羸擊鼓或歌且舞纓絡四

垂珠璣粲發周流萬變爛然可觀

筑

通典筑似琴以竹為之大頭安十二絃或五絃以

竹擊之漢高擊筑歌大風

隼

通典長一丈十三絃中央一絃直畫分寸以為六

十律

肅

列女傳魯漆室邑女過未嫁倚柱而悲嘯而問之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女曰吾豈為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

也成公綴嘯則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唇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吹大而不紊細而不沉

語林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音一篇云夫氣激于喉中而

濁謂之言激于舌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

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

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

天寶末有峨嵋山道士姓陳來遊京師善長嘯能作雷鼓霹靂

之引

拾遺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

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沉下入

舌尖處到向喉內亦曰兩舌重咎以爪徐刮之則嘯聲逾遠孔

帖李翱守廬江有重囚當刑慮之乃哀鳴曰某有薄技願于貴

人前試之乃長嘯也乃命釋械俄而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謂

蘇門之風出于赭衣之下可與孫阮同躅乎即赦其罪

孫登善長嘯每

高士傳劉宋時釋智一者居錢塘靈隱寺之半峯精守戒範而

善長嘯嘯終乃牽曳其聲昏入雲際如吹笳葉若揭遊絲徐舉

輕揚載哀載咽颼颼淒切聽者悲涼謂之哀松之梵

射

禮射義射之為言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射者進退周還

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

以觀德行矣周禮五射謂參連刺注并儀白矢棄尺

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

曰責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

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

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黜又

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旣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

也蓋勵有存者周禮注大射者天子將祭擇士而射賓射者天

而與之射大射在郊賓射在朝燕射在寢三射之所天子三侯

熊虎豹諸侯二熊豹孤卿大夫一豹士射侯此射侯之別王以

騶虞為節諸侯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蘋此射節之異天子弓合

九而成規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射之分至教人之禮則有

鄉射馬王射三獲三容注容自防也如床頭小曲屏風以自防

蔽司馬法軍容不入國又云容謂乏也待獲者所蔽容者容身

其中乏者矢至此之極不過也

左傳晉楚將戰潘廋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周策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

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夫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

列子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紀昌者學射于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呂覽齊宣王好射欲人之謂已能射強弓嘗所用不過三石示左右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下而民皆疾

習射日夜不休及與人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

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躍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

之開而况於人乎史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

入廣所居郡間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竟

射殺之廣為人長援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北史李遠出獵見叢

薄中以爲伏兔射之旋入寸餘細視

之乃石周文曰可謂世載其德矣

吳越春秋越王欲伐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

焉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

蒙蒙傳楚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之三侯康侯翼侯魏侯也

魏書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群臣仰射山峯無能踰者文成

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二百三十步遂刻石勒銘

王隱晉書魏舒字陽元少工射着常布入山澤每獵大獲為鍾

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後值門人少以舒克數於

是發無不中加容範閑雅殆盡其妙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

謝曰吾之不足盡卿才有如此射矣

慕容盛字道運遇盜陝中盛曰汝欲當吾鋒乎試鑿爾手中箭

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鑿箭盛

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

北史神武迎蠕蠕公主還爾朱氏迎于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

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鸚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

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龔載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

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射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鏑法耳五代史李克用為李琢所敗亡入連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已因時時從其群豪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群豪皆伏以為神

金波遺事陳康肅公堯咨字嘉謨真宗時舉進士第一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中堯咨善射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園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陳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宋劉綺善射水滿斛以箭射投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或言此

即右刻注法也

御

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以五馭一曰鳴和鑿二曰逐水曲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世本乘雅作御寒表作御一作韓莊子泰豆氏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反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

復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街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家語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善啣馬正御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

魯定公問顏回曰子亦聞東野之善御乎對曰其馬必將佚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

韓非子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延陵卓子乘蒼龍於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鍛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

列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嘆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鍬在後

淮南子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

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躡風追焱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

書

周越書苑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

停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之真書也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始宋靈隱寺僧莫菴道甯集篆書金剛經備諸體雖未必盡然亦可見歷代書法之變玉筋篆李斯作李陽冰善此體至今用之奇字甄豐定大篆史籀變古文為此體小篆胡毋敬作上方大篆程邈飾李斯之法墳書周媒氏配合男女書證穗書神麗因上黨生嘉禾作倒薤篆仙人務光見薤偃風作柳葉篆衛瓘作芝英篆陳遵因芝生漢殿作轉宿篆司星子常作垂露篆曹喜作垂雲轉篆黃帝因漢雲見作碧落篆唐韓王元嘉子李撰作龍爪篆羲之見飛雲龍爪作鳥跡書蒼頡觀鳥跡始製文字雕虫篆魯秋胡妻春居翫蟻作科斗書源出古文或云顛頊制鳥篆史佚因赤雀丹鳥一祥作

鵠頭漢書漢家尺一之簡如鵠首麟書弟子為素王紀瑞作鸞
書少皞以鳥紀官作龜書堯因軒轅時龜圖作龍書太皞獲景
龍之瑞作剪刀篆帝誕作纓絡篆劉德昇夜觀星宿作懸鉞篆
曹喜作飛白書蔡邕見人以聖帝畫字作及篆伯氏所職故制
此金錯書帝誕作古錢名也刻符篆秦壞古文定八體此其一

鍾鼎篆三代以此體銘鍾

升庵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

金張天錫草書韻會漢則章帝史游張芝崔瑗崔寔蔡琰王瞻

羅暉張超趙襲張越徐幹魏則曹孟德少帝髦曹植帝誕虞林

劉廙杜幾衛覲蜀則諸葛亮吳則皇象賀邵晉則成帝司馬攸

何曾衛瓘衛桓帝祖杜預張華稽康張翰李式劉環玄索靖王

允之王導王恬王薈郝鑒郝愔郝儉之郝曇庾淮庾翼楊肇卞

房孫趙秉文史公奕王仲九張端章王尚慶開居士

趙孟堅

寶慶進士書比米南宮於姜白石處得定武所藏蘭亭真本不至
譬之昇山舟覆之淺水中手持襖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
問也囚題卷末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陸子淵書輯云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為世宗時則趙高

胡毋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

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

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

古隸庾元感造為散隸羲獻後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黃

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

草書衛瓘復采芝法兼乎行書謂之藁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

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後有所謂游絲之草宋蔡襄為飛草謂

之散草劉伯昇小變指法謂之行書燕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

淮南子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以作詐偽

萌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

兩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兎兎恐有取毫作筆之害

及之故哭漢太史試學童能風書九千字以上為

墨數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尚書郎李充母以已姓衛自稱李

能學衛真書及渡江比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洛

見蔡邕書又見張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師眾碑

學習年五十三升庵宋林罕小說謂古人書徒費年月遂師眾碑

工書之妙妙在執筆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勿使無度其次

布置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縱含規矩五者然後

齊於古人老舅彥遠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

沙使其藏鋒書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歐陽詢二八

指齊掌空分間布白勿令偏側墨淡則傷

神彩大濃則滯鋒毫肥則為鈍瘦則露骨

隋經籍志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形象謂之

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形象諧聲會意轉

注假借處事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

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學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

事然自蒼頡迄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

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

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

小篆刻符

傳也

摹印

施於

虫書

施於

署書

門題

及書

銘於

隸書

佐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楷

書景書

書斷唐太宗工隸師虞世南常患難於戈法一日書戩字乃空

其落世南取筆填常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卿看

之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所可擬仰觀聖作

惟戩字戈法頗逼真上深嘆公為藻識

唐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於帝前散騎

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捷好辭輦今見常侍

登床

齊書高祖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累謂僧

虔曰誰為第一

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

懷素與鳥彫形為友嘗從形受筆法形曰張長史私教形云孤蓬

自振驚砂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于此矣顏真卿曰師亦

有自得乎素云吾觀夏雲多奇峯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入

林驚蛇入草如遇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雨痕

素起握真卿手曰得之矣

歸田錄仁宗萬機之暇無所詖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

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侍詔李唐卿

撰飛白三百點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

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筆談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

考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按字書吳字本從口從夊音非天

字也此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棗也按棗

從棗音刺不從來棗與棘相類皆有刺棗獨生上高而少橫枝棘列生痺而成林以此為別其文皆從束音刺木

芒刺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束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者觀文可辨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卯金刀為劉貨泉為白水真人此則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亞音酉從金如柳驢留皆從亞非卯字也

志林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媿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照多累句

王僧虔用搨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

臣乃與異代臣爭善危言王僧虔用搨筆以避名似為搨筆之誤非也字索短而無鋒者曰搨明錄王

明見鬼云鄧艾今在尚方磨十指垂搨豈有神張志和漁父詞擲頭船蓋搨與擲通也今俗語短盆物亦曰擲頭

侯鯖錄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吊喪問病人多著之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病不得輒行尺牘羲之書首云

死罪違制故也東坡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希白錢易也

江南野史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豆上寫心經又於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墨池瓊錄鍾太傅云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衛夫人云意在筆前者勝意在筆後者敗

姜白石云真多用摺草多用轉摺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直

直則不道然而真以轉而後適草以摺而後勁不可不知也又曰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

護襄陽啓法寺碑最精歐虞之所自出此方多朴而有隸體無晉逸謂之種衰氣謂少態度耳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又曰大字難于結

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又曰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

要有肉皆三昧也

升庵唐徐誥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在書家為難俗又謂少筆

書法惟風韻難及虞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

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

脩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草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

以言語求覓也

古草書賦云杜度之後以張為祖以衛為父索范伯叔也二王

可為兄弟薄為庶息辛為僕隸其言似誇然確論也

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李西臺字出

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不然

則是世說所謂肉鴨而已其後林和靖學之清勁處尤妙此蓋

類其為人東坡詩所謂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可

與和靖傳神矣

黃魯直戲東坡昔右軍書為換鵝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

數斤可名公書為換羊肉一日公以生長製撰紛冗宗儒作柬以圖報書來人督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鈎之敏劉

曜人但知其猙凶而不知其章草之工又有能書而名不著者

後漢錦車馮夫人名嬈善史書僅見西域傳張伯高以書酣身

名亞皇象僅見于抱朴子曹蜍李志與右軍同時書亦爭衡其

人不稱耳北朝有沈含馨隋有丁道護與智永齊名曰丁真永
 草者唐有貝靈該繆師愈鄭預胡英鄔彤武盡禮賀蘭敏之房
 璘妻高氏崇徽公主僅見金石集古錄張諲與王維齊名雅善
 小王見書苑成工梵書南唐王文秉玉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
 王逸老善篆與八分其命名有欲抗右軍者不知何氏人疑即
 文秉也宋有秦子明榮咨道高述潘岐僅傳姓名其餘不傳者
 又何限也昔解大紳學士春兩齋讀書評鍾繇書如公孫碩膚
 赤鳥几几王右軍如子之燕居申申天天智永瑤臺雪鶴高標
 出羣虞世南如重華在位被袵鼓琴歐陽詢秋霄健翻峭壁雙
 清褚遂良披沙揀金薛少保寒機夜織顏真卿五丁鑿路柳公
 權一夫當關張長史風迴電馳僧懷素雲行雨施李北海樓臺

映日花不逢春徐會稽恣狃扶石渴與本長張從申有入本心
 分之氣吾聞之子山云米南宮奇逸超前古雲卷舒黃山谷清
 圓妙麗引繩貫珠蘇東坡豐腴悅澤綿裏針蔡端明方正嚴
 楷土偶蒙金趙文敏神明英傑儀鳳冲霄祥雲捧日康里子山
 雄劍倚天長虹駕海饒介之下莊刺虎功倍力省宋克鵬搏九
 萬須仗扶搖宋仲珩龍駒鳳雛神彩已具詹希元署書冠冕莊
 重俞紫芝臨摹子夫擅寵杜叔循直書清風蘭雪胡子中珊瑚
 碧樹頗謝宗璜揭平旱蛟得兩秋鷹入雲凡二十八人評皆當
 惟蔡端明評為土偶蒙金殊為失之蔡之字有晉韻在蘇黃米
 上虞文靖大德延祐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漁陽吳景
與巴西謂鄧文原漁陽謂鮮于樞吳興謂趙子昂
 方遜志先生評書趙子昂書如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

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伯機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
 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采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
 而趙公高美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
 一日千里超澗度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踪跡而馳驟必合程
 度又曰子昂妙在行草奕奕得晉韻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
 最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乏者沈著不足耳

熊朋來云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
 尚存科斗之書事固有用于一時而廢于後世久復蹈襲乃與
 古符者多矣世有小篆謂李斯所作然黃帝刀布其文已作小
 篆隸書謂王次仲所創而葛天之金幣文與今隸無異臨菑人
 得齊胡公之銅棺前蘇隱起皆作金篆後漢急就章方有波

金幣而錢譜所載尊盧太昊至帝學之金幣文及近世掘得周
 時鏡銘皆古篆而有鈎踢乃知後世所用者上古已有之

李頎贈張諲詩小王破體咸支策人皆不解破體為何語按徐
 浩云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草行法小王破體皆一時之妙

破體謂行書小縱總墨破右軍之體也涉筆飛白始於蔡邕在

意馬梁蕭子雲能之武帝曰蔡邕飛而不自羲之白而不飛飛
 白之間在斟酌耳重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藏之傳至張氏賓
 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
 後序引皆名公之詞

處州松陽永寧觀李邕書傳云葉法善脩此觀欲求邕書隔遠
 不至乃夜追其鬼書之謂之追鬼碑蓋神異其事云爾此碑予
 曾見其拓本信為超絕或者因傳之與碧落碑事相類

危言道生云雙鈎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在筆後此古人

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圻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
釵股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 語云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
為性情草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縱橫牽制之謂使鈎環
盤紆之謂轉向背得宜之謂點畫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玉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敬元為
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睿之季時人語曰買褚得薛不
落節蓋時重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謂切對

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此為談耳
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即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
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
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鮮大紳豈人翁馬應圖縱畫出正鋒寧

救惡札

江南李后主言真知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杖手坊脚出舍翁郎耳

顏魯公家廟碑今隸中之有小篆筆者歐陽蘭臺道因碑今隸
中之有古隸筆者皇象天發碑分篆中之有章法者瘞鶴銘行
書中之有古隸者

國朝書法當以祝希哲為上文徵仲王履吉宋仲溫宋仲珩次
之陸子淵豐道生沈華亭徐元玉李貞伯吳原博又次之餘似
未入品

震澤長語六書之學說文備矣至鄭樵周伯琦趙撝謙其義益
密而撝謙尤精別以形聲事意母生子子生孫後雖有作無以
加矣顧尚有一二可疑者倉頡制字有形可象必象其形無形
可象則會意無意可會則諧聲無聲可諧於是乎有轉注假借

二者皆不得已也亦必其瑣屑者若夫乾天也伏羲畫卦已有其象故曰乾健也乃云借乾燥字為之自夏商則有易故曰易變易也日月為易豈得借蜥易字為之日出木上為東則日入地下為西豈借鳥棲之棲為之人向南背北北以背為意則南宜以向為意或從丙為意豈以半為之此其不能無惑者也

代醉編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鈞曰影書者如今之響榻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江南李主及二徐傳二王撥鐙筆法中朝士所傳二人與范宗傑而已其法五字撇厭抵鈎揭吳又云更有二字曰躡送者躡鋒迎送之謂耳若作一字必從之中起之吳

然數

鄭語史伯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禪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七體平八索以成人八體以應八卦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建九紀以立純德九紀九藏所以經紀性命立紀德合十數以訓百體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十數自王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龜物收經入行姦極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後司農云十姦備也數極於姦萬萬曰姦曰十等至千品萬萬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姦之數也故王者居九咳之田九咳九州之極數也楚語曰天子之田九咳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百官收經入以食

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風俗通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姦十姦謂之補十補謂之選

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數一為特侯奇隻二為再兩偶

雙三為參四為乘孔叢子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數數有半謂之在在二謂之鍾鍾二謂之乘乘十六斛二

謂之數數有半謂之在在二謂之鍾鍾二謂之乘乘十六斛二

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鈔鈔謂之鏹二鏹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漢書疇疋四人曰疇兩人曰疋

說苑齊桓設庭燎待士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

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

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

之士皆自以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

况賢於九九乎管子伏羲氏作六峯以迎陰陽見輕重篇峯音計蓋計算之義范子有計然姓辛名文子因其

善計算而精研

西京雜記定安高自玄菟曹元理竝明算術皆成帝時人元理

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計之

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園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

轉曰西園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園門後出米西園六百

七十九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園不差圭合元理

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數告之元理以手擊床曰遂不知鼠之

殊米不如剥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

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躡鴟三十七畝應收六

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雖羊豕鷓鴣皆道其數果菰肴藪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偏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饅一頭廚中荔枝一盤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鼻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李南南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代醉編晉陽館中有

孺客同館胡沙門指語綦母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時庭中案樹方實令布算即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曰必不少但更憾之

吳志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或難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矣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然

容齊隨筆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以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為一秩矣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漢書注數十萬至百萬萬曰數十百鉅萬十萬萬曰鉅萬十數二億曰二萬萬餘銀重八兩曰一流酒二千五百石曰一均壇三重曰三陔以萬計之不得曰無萬數十分可冀五分曰尚得十半言不訾曰無隄大率不須小計之曰大氏無慮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亦有所本按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及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高祖杜郵

近長安故諺曰城南常杜去天尺五今世言三尺法史記杜周傳注以三尺竹簡書法律

鹽鐵論有二尺四寸之律亦三尺法之意

今人謂帛一疋曰一端其實一疋古人謂之二端雜記曰納帛

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為束禮尚儉兩兩合其卷是謂

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尺今謂之疋

又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然則稱一疋者當曰一兩今人以五

斗為一斛其實一斛古人謂之十斗斛與石同義史注六十黍曰圭四圭曰

撮十黍曰紫十紫曰一銖漢志里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

今人戲言打十三初不知其所謂偶得一書言古人答法十三

為最輕者此言似矣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曹罪赴關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

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

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

將日曾契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

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觀此則十三信答數也

筆談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葫芻董方池冥谷塹堵鱉臙圓錐

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

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土墻者兩

邊殺兩頭齊其法併上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

直高為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句股乘弦以為斜高有芻

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

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併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

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碁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以覆罌四

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余

六千

思而得之用算童法為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

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假令積器最上行縱橫各二器最下行各十二器行行相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當十一行也以算童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得十六以上廣乘之得之二十二又倍下長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二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廣十二以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併分上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為器數也算童求見實方之積際積求見合角不盡益出羨餘也

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之類皆不離乘除唯增成一法

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欲少則頗簡從位

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而患即見繁即變不膠一法乃為通術也

陸佃謝吏部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

飛翔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

以為乙鴻常一耳周禮注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為十數乘四乘倍十管核十核托

南部新書雞免算國史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即折

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鷄下是兔

諸家要指算法肇於隸首而詳於商高周旦周髀經云周公問於殷高曰寡人聞

子大夫善數因作周髀數經今人皆莫通其術算經問云度之起起於何答曰度之起起於忽忽者神虫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為絲十絲為毫又云量之起起於粟是陰陽所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圭十圭為抄又云秤之起起於黍日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三稷草子也今之所傳九章者是也九章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畛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買變易三曰衰分以御物價賈賤四曰少廣以御積幕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

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胸以御隱襍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
操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商功均輸具於算經不贅所
謂衰分方程盈胸者何也衰分露其價而隱其物即其價而其
物之混者因以定以價權物而得之者也方程露其物而隱其
價即其物而其價之混者因以定以物權價而得之者也盈者
有餘也胸者不足也盈胸有畸零之數可見而其人其物其價
皆隱襍而不可見即其畸零可見之數而其人其物其價因以
定以虛御實而得之者也皆即一以推其一也而所謂粟米者
以彼易此又不待言矣所謂少廣者如田截縱之多益廣之少
故謂之少廣其法平方平圓猶易推究至於立方立圓則非巧
歷不能算也立方如置積若干布而推之知其方面若干也其

初布爲商商者不知其凡大約以此商略之也其次爲方法據
其一方而算之也其次爲廉法廉者方之廉也其次爲隅法隅
者方之隅也蓋即平方之法而推廣之者也立圓者圓準之方
必得立方之數而去其龐幕然後立圓者可得而見也所謂勾
股者則通測望派矢之法而該之者也橫者謂之勾縱者謂之
股斜者謂之弦相併者謂之和相減餘者謂之較其法勾股求
弦勾股自乘相併爲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求勾股弦自乘相
減爲實平方開之得勾皆即二以推其一也勾股容方圓者即
勾股而其方圓者可知也皆即顯以推其隱也然有一表之法
不能盡者於是有重表之法以日力與表相準以之測塔影以
之測海島以之測日影皆準於是則又所以通勾股之窮也

文書一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詐偽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叁字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也柒亦無字按束皆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忝娥之房即古七字太玄七政亦作忝政不作柒字
刪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筆叢浮屠數法最極微細者曰極微塵亦名鄰虛塵七鄰虛為一極微七極微為一微塵又有透金透水塵兔毛羊毛牛毛塵遊隙蠅量虱量麥量塵各以七而登七麥量為一節三節為一指二十四指橫布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五百弓量成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六尺為步二尺為肘四尺為弓二弓為一丈六尺二百一十六丈為一里五里為一俱盧舍八俱盧舍為一由旬 由旬一名綸繕那又名由延見大藏一覽注中俱盧舍一名俱盧奢見因本經一俱盧舍五里則一由旬為四十

里見因本經注并庵集道書以一卷為一弓音周與軸通陶隨筆史繩祖學齋估畢用佛典多羅樹葉書二百四十縛古絹字亦借為卷也

古黃帝算法總有二十三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兆京垓梯壤溝澗正載從萬已上有三等數法其下者十十變之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今華嚴經阿僧祇品用中上數法初數便云一百洛又為一俱胝俱胝俱胝為一阿庖多阿庖多阿庖多為一那由他直至不可說總一百二十大數則非世間之算數也何以云阿僧祇阿者秦言無僧祇者秦言數凡梵書稱阿僧祇即華言無數也
時最少者名為剎那百二十剎那為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年呼粟多三十年呼粟多為一晝夜三十

卷一 五百二十四

晝夜即為一月十二月為歲以華言時刻推之則一年呼粟多
半刻也一婆羅一分有半也一刹那六十為一婆羅積刹那
百二十為一怛刹那則半刻中已經刹那二萬餘矣微之極極
而至於微

塵巨之極極而至于白句暫之極極而至于
判那久之極極而至于塵劫皆極兩端言之

數對
山房隨筆薛制機言有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
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
難并崇山峻嶺脩竹茂林羣賢畢至

三朝野史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宗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
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說作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
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于德壽宮置酒賦詩為樂從臣
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
丁亥孝宗生于建炎丁未光宗生于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
亥卯未為三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為光宗官僚
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
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
也

東臯雜錄載王荆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即
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程史則言東坡出使
以四詩風雅頌對三才天地人被又對以四德元亨利或曰
貞字若何起曰聖諦更妙
義經陸子民巽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夏秋冬又人有七

集卷一 尤

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經存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五事貌言視聽思七音宮

商角徵羽

升庵集奇對 天皇萬八千歲周家三十六王 心竅九百六

十佛書 毛孔八萬四千醫書 南朝四百八十杜牧詩 北魏一萬三千

七十二君皆在陶鈞之內八萬千歲即為俄頃之間

佛經 聖化齊虞夏方咸五以登三論述本詩書將襲六而為

七 學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公便在五雲之

多處八節言一歲八遷 縱橫經庫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馳驟詞垣天

地風雲八方之陣 送之禮樂不離尺五之天任以王公即近

丈三之日 聽六日四分之鳳律又見新陽詠五更三點之鷓

行已迷舊夢 刻石立作三犂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

音能詎煩鴻隙之謠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

主司啓同矚圖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聖門之取友益者三

損者三唐詩三十六所春宮殿又綠波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漢宮一百四十五陳郁云十當為甚也皆平聲

耳談世廟出一對云洛水靈龜獻瑞天數五地數五五五還歸

二十五數數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或對丹山彩鳳呈祥雌聲

六雄聲六六六總成三百六聲聲祝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續耳談袁伯脩黃平倩二太史寒夜集朱靜甫侍中維摩室作

禪語莊語兩相倡和以捷為勝頓成五十七字對空達二義如

起二公地下字字證印今載於此曰那畔消息見半點兒有甚

巴鼻若非是千了萬了說不盡百樣即當因此上雲山上忙倒

了釋迦喫麻喫米受苦擔饑生怕放逸魔花費了眼前日子

這邊事情到十全處還未稱心忽地便七旬八旬嘆原來一場
扯淡只落得漆園裡笑殺箇莊周應馬應牛逍遙散誕都將這
順境交付與頭上天公

代醉編王文恪公六七歲時附學於舅氏一小女使送茶王
以手握其手舅氏出一對與對曰奴手為擎此後莫擎奴手三
即對曰人言是信從今毋信人言五行水火木金土四位公侯

伯子男

唐李義問温庭筠以遠比召公三十六年
宰輔筠對以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堯山堂錢武肅王登綠波亭閩僧契盈從王曰三千里外一條

水對云十二時中兩度潮蓋時兩浙貢道自海至青州登陸故

云三千里

後潮繼前
潮名沓潮

程墩篁以神童徵李賢學士許妻以女因留飯出一對曰因荷

而得藕應云有杏不須梅過采石李得句五風十雨梅黃節應
云二水三山李白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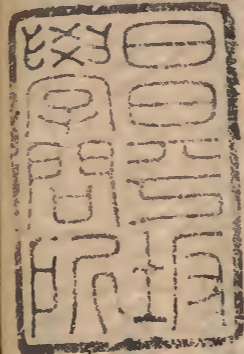
唐皇久困場屋題書室云愈讀愈不中唐皇其如命何愈不中
愈讀命其如唐皇何癸酉甲戌聯捷經魁狀元以翰林使朝鮮

其主出對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即應云魑魅魍魎四小

鬼各自肚腸

南安傳黃門凱出使經仙遊九仙祠夢一孺子歌
云青草流沙六六灣至夷城玉出黃河濁水三三

曲傳以此對夷服
其能知彼之界



集卷一

六

二	二	九	三	漢
一	四	〇	〇	書
冊	架	函	號	門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三	漢
〇		〇	書
七	二	〇	類
函	冊	號	
一			
〇			
架			